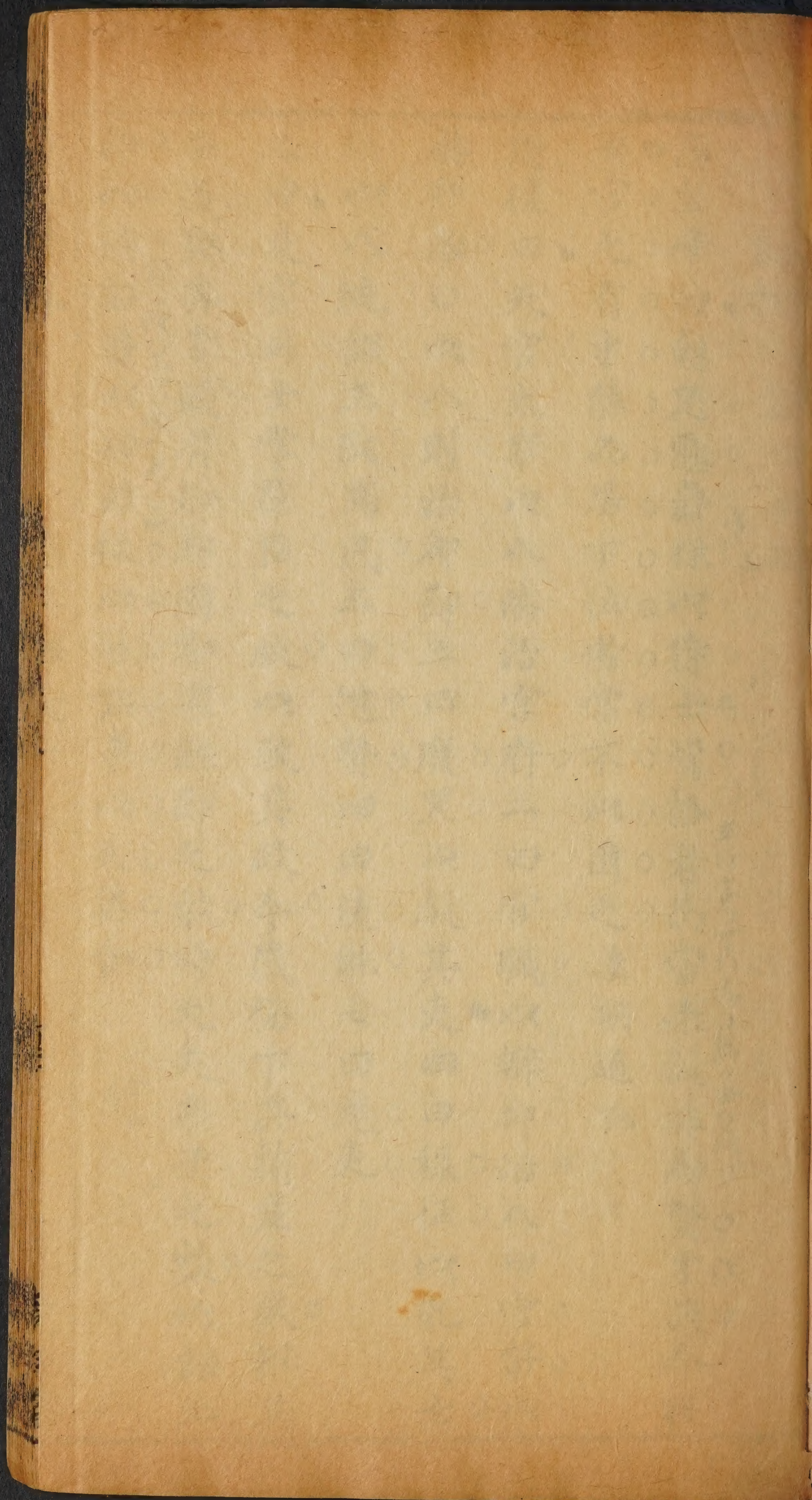
古學彙纂

治典上編

卷之三下



銓授　計十六則

高皇帝曰朝廷懸爵祿以待士資格者為嘗流設非為賢才設今後庶官之有才能而居下位者當不以困之　皇明通記

周禮曰天官太宰以八法治官府二曰官職以辨邦治八曰官計以弊邦治以八則治都鄙三曰廢置以馭其吏四曰祿位以馭其士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三曰進賢四曰使能七曰達吏

又曰夏官司士掌群臣之版以致其政令歲登下其損益之數辨其年歲與其貴賤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庶子之數以詔王治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

周禮論曰司士掌羣臣之版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德謂賢者凡賢者能者皆先試以事久而有功然後授之以爵祿祿食也爵以貴乎人天下之人共貴之祿以富乎人天下之人共富之高冠大蓋吏民趨走事之恐不及天下共貴之也廪財窖穀農桑賦貢奉之而不暇天下共富之也天下共貴之而貴非其人天下共富之而富非其人則君命果義乎衆心果服乎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苟非試其事考其功而遽與之爵祿則曠天官敗公事何足道哉王制曰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所謂官之者使試守也堯舜豈不聖而試臣以職真之至也

銓授不敢不慎

致太平論

禮記曰舜命九官新命者六人命伯禹伯夷咨四岳而命者也命垂命益讓咨而命者也命夔命龍因人之讓不咨而命者也稷契皋陶契之不咨者申命其舊職而已夫舜稱濬哲乃命官非出於咨則出於讓蓋知亮天工之不可以苟而稽衆論以進之也

○手○古○一不○越○

○此○二法

董仲舒曰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倍萬曰傑萬傑曰聖天下之高以為三公一國之高以為九卿一州之高以二十七大夫一卿之高以八十一元士聖人在上百里而一賢猶無有也王道衰微千里而一賢猶比肩也亂國之廷無人焉非無人也蚕負山蚓折足視其印固已纍纍而綬固已若若矣春秋繁露

○銓○叙○止○循○其○名○未○祭○其○寔○

王通曰吏而登仕勞而進官非古也古者士登乎仕吏執乎役祿以（即處）報勞官以授德中說（廷語爵祿之意）

沈既濟曰夫古今選用之法其科有三曰德也才也勞也今甲令雖曰度德居任量才受職計勞升叙然考校之法皆在書判簿曆言辭（弊在銓司一時雜）俯仰之間（祭）則安行徐言非德也空文善書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苟執不失猶乖得人況衆流茫茫耳目有不足者乎盖非鑒之不明擇之不精法使然也王者觀變以制法察時而立政前代選用皆州府登舉至後多繇請託故當時議者以為與其率私不若自舉與其（弊又在刑府徇私三者必台叅乃得）外濫不若內收是以罷州府之權而歸于銓司此矯時懲弊之權法

非經國不刊之常典

行補銓選

陸宣公曰理道之急在於得人而知人之難聖哲所病聽其言則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遺其才校勞考則巧偽繁興而端方之人罕進務聲華則趨競靡長而沈退之士莫勝自非素與交親備詳本末探其志行閱其器能然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沽名飾貌者不容其僞是以前代有鄉舉里選之法長吏辟舉之制所以明歷試廣旁求證行能息馳騖也昔周以伯冏為太僕命之曰慎簡乃僚冏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是則古之王朝命其大官而大官得自簡其僚屬之明驗也後世舍僉議而重己權廢公舉而行其志是使周

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意者則莫致爲任重之道益微進善之途漸隘每須任使嘗若乏人居嘗則求精太過有急則備位不充臣以求

確論

賢審官請委長官選擇指陳才寔以狀上聞一經薦揚終身保任淂

淌爲銓

叙良法

賢則進考增秩失寔則奪俸贖金亟付則褒升亟失則斥免非止捜揚下位亦可閱試大官前志所謂達則觀其所舉即此義也

衍補銓選

又曰聖人制事必度物宜無求備于一人無責人于不遠尊者領其要畢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所任愈

千古盡善之策

崇故所擇愈少所試漸下故所舉漸輕進不失倫選不失類以類則

詳知實行有倫則杜絕徼

升于朝者各委長吏任舉之則下無遺賢矣實于周行既任于事者于是宰臣敘進之則朝無曠職矣才德並茂歷試不踰者然後人主倚任之則海内無遺士矣 衍補銓選

楊萬里曰選法之弊 ○未○世○往○之○出○山○ 在於信吏而不信官信吏而不信官是故吏部之權 ○正○論○宜○勒○之○吏○部○堂○ 不在官而在吏三尺之法適足以為吏輩受法之源而不足以為朝廷為官擇人之具且夫吏之犯法者 ○從○頓○挫○處○剔○出○弊○恨○ 必治而受賍者必不赦朝廷之意豈真信吏而不信官者耶非朝廷之意也法也意則信官也法則未嘗信官也非惟不信官也朝廷亦不自信也朝廷不自信則法之可否孰決之決之吏而已矣夫朝廷之立法本以防吏之為姦

而其用法也則取於吏而為決則是吏之言勝於法而朝廷之權輕
於吏也其言至於勝法而其權至重於朝廷則吏部長貳安得而不
奉吏之旨哉長貳非曰奉吏也吾奉法也然而法不決於官而決于
扒○駁○殆○尽○
直○今○長○史○通○身○汗○下○
吏非奉吏而何夫是之謂信吏而不信官夫其所以至此者其豈也
有端其積也有漸而其成也植根固而流波漫矣然則曷為端其罪
揭○出○原○委○
在于忽大體謹小法而已矣吏者從其所謹者而中之弁與其所忽
者而竊之此其為不可破也且朝廷何不思之曰吾之銓選果止于
謹小法而已則一吏執筆而有餘也又焉用擇天下之賢者以為尚
書侍郎也哉則吾之所以注尚書侍郎者殆不止於謹小法而已是

故莫若畧小法而責大體使夫小法之有所可畧而無傷於大體之
利害則吏部長貳得以出意而自決之要以不失銓選之大體而不
家失立法之大意夫之春溫而秋凜也春豈無一日之寒而秋豈無
一日之熱哉亦不失四時之大體而已責大體而畧小法則不決于
吏而吏之權漸輕吏權漸輕然後長貳之賢者得以有為而選法之
弊可以漸革也　與策

蘇子瞻曰夫明哲之君以其法邀天下令天下之人反曰其法邀之

銓使之權豈可假人

故邀在我則奔走者人也邀在人則奔走者我也今世之法夫豈不
欲以邀人哉溢官六七考求舉者五六人凡此皆備具而無所過失

然後為之改爵而增其祿秩夫此豈誠足以邀人哉為法而不足以
邀人則人將反以吾法而相邀今之官吏考足而無過且有舉者則
天子寧有以却之耶是不得不從而予之矣如此則是天子之爵祿
非天子之恵而天下之勢也士大夫以勢取爵祿是以舉皆不德其（銓法之與一至于此）
上凡今天子之權反而入于下而天子之利變而為輕取易得之物
矣

王介甫曰先王之時盡所以取人之道猶懼賢者之難進而不肖者
之雜於其間也今悉廢先王所以取士之道而驅天下之才士悉使
為賢良進士則士之才可以為公卿者固宜為賢良進士而賢良皆

士宗固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為公卿者也然不肖者苟能[illegible]
刻之學以此進至乎公卿才之可以為公卿者困以無補之學而以

今之銓衡貴破格進有用之學不必講至若[illegible]

嘆

此絀死於巖野蓋十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以慎擇者公
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類以聚于朝廷則百司庶物無不
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于公卿因得推其類聚之朝廷此
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雖有賢智往往困于無助不得行其意也
且公卿之不肖既推其類以聚于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類以備四方

世道之壞莫不由此

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于州郡則雖有同罪舉
官之科豈足恃哉適足以為不肖者之資而已 王介甫上仁宗書

秦觀曰、古之善用人者、以資待天下有常之士、以望待天下非常之才、使二者各有所得、足以相推而不足以相礙。丘文莊曰、秉銓衡者量士于資格之中、覈功過者拔才于考課之外、求賢審官之法盡於此矣。（必兼此方能盡用人之道）

魏允中曰、遷調太遠則吏以官爲傳舍而不勉爲經久可行之功、（俱失銓授之宜）太久則吏以官爲約結而無復有功名可喜之志。又曰、事得官之得人而相得而天下跂而欲奮者不至窘束以爲苦則賢者之才盡倦而欲弛者不得遷就以自便則不賢者之才亦盡孔子曰守道不如守官毋之謂也。

陳建曰大抵超遷久任與不拘流品之法三者不可缺一不超遷則

○○○○○合○三○法○而○銓○叙○之○道○始○善○

不能鼓舞豪傑不久任則雖才無以成功拘流品則使人自畫而絕其向上之心息其有為之志三弊之積庸流之幸而才俊之所甚不便國家生民之尤不便也　祖宗朝三善咸備而近日則三弊胥集焉　皇明通紀

丘濬曰試人之法有二曰言與功而已即礼記所謂或以言揚或以

○○用○人○大○端○○

事舉是也進人不以言則無以知其所有之蘊試人不以功則無以驗其所行之實

○○○掌○銓○衡○者○必○用此三法方可○用人之○道

周王縄曰欲定是非必明分守議于分守之内農言稼工言規矩也○

議于分守之外。祝言庵汙言削也。欲明分守必論幹濟。心計者長于錢穀。辭畧者嫺于遊旅。寬大者輯于撫輯。清靜者優于坐鎮。綜覈者剌于摘發。察察者工于煩瑣。大小長短。無材不可權。無官不可任也。欲論幹濟。必神鼓舞。嗜爵位者有爵位可收。好名譽者有名譽可致。乘其意向所趨之路。而予之以共取之功名。欲之奮發乃踊甚。而因家因淂其用也。

考課 計十二則

周禮歲終則令郡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日成以考其治蓋目之有成月考之也宰夫受之月之有要月考之也宰夫令之而小宰受之歲之有會歲會之也小宰贊之而大宰受之至於三年之久則大計群吏之治相與比較而行誅賞之法三代歲時考較嚴而會計當者如此 吳澄曰司會參互天下之事合衆數而為目則一日之計也合衆目而為凡則一旬之計也合衆凡而為要則一月之計也合衆要而為會則一歲之計也 經制畧

小宰聽官府之六計(察也)弊(音斵也)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

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䟽曰、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化天下、故考課之法、自唐虞以來、未之能廢也、成周考之之法、無出于六計、善言其有德行也、能言其有材藝也、敬以不懈為心、正以直躬自守、法則守法不失、辨則臨事不疑、吏以德行循良為上、而才能次之、敬與正、察其立身行已也、法與辨、觀其莅官行法也、六者吏治之所從出也、而皆以廉為本。

周禮、小司徒、歲終則考其屬官之治成。小司寇、歲終命其屬入會、乃致事。袁黃曰、周禮考成、不獨司徒考屬、司寇命屬已也、下至宮正[illegible]行事、內宰稽其功事、又下逮爵師、亦各自考其一歲之所就

上下遞察而家宰實提其大綱夫各考其屬於下則寡而難欺冢宰提其綱於上則簡而易見倫攷

周禮註曰祿不苟班食不苟制司士一官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必有其功而後可以制其祿必任其事而後可以食（言得明也）其祿無功而受祿不事而素食亦周官之所不容也是故宮正月終則會其稍食歲終則會其行事內宰歲終則會其稍食稽其功事正歲則均其稍食施其功事豈有食浮於事者耶

董仲舒曰古所謂功者以任官職事為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于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

務治其業而以赴考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貿亂賢不肖渾淆未得其真

陸贄曰所謂委任責成者將立其事先擇其人既得其人慎謀其始既謀其始詳慮其終終始之間事必前定有疑則勿果於用既用則不復有疑待終其謀乃考其事事愆于素者革其弊而黜其人事協於初者賞其人而成其義使受賞者無所與讓見斥者莫得為辭夫如是則苟無其才孰敢當任苟當其任必得竭才此古之聖王委任責成無為而理之道也所謂聽言考實者虛受廣納弘接下之規明目達聰廣濟人之道欲知事之得失不可不聽之於言欲辨言之真

僞不可不考之於實言事之得者勿即謂是必原其所得之繇言之失者勿即謂非必窮其所失之理稱人之善者必詳徵行善之跡論人之惡者必明辨爲惡之端凡聽其言皆考其實旣得其實又察以情旣盡其情復稽於衆衆議情實必參相得然後信其說濟其成

考核如此詳愼人才始不濫用國家庶有實益

如或矯誣亦置明罰夫如是則言者不虛聽者不勞無浮妄亂敎之談無陰邪僞善之說無輕信見欺之失無濟陷不辨之冤此古之聖王聽言考實不出戶而知天下之方也

格言

又曰求才貴廣考課貴精求廣在於各舉所知長吏之薦擇是也考精在於按名責實宰臣之序進是也求不廣則下位罕進下位罕進

則用常之人用常之人則懼曠庶職懼曠庶職則苟取備員是以考（時歎坐此亦可痛傷）課之法不暇精也考不精則能否無別能否無別則砥礪漸衰砥礪（相因之勢一至于此信然）漸衰則職業不舉職業不舉則品格浸微是以賢能之功不克彰也（信然）

陸宣公奏議

司馬光曰自古得賢之盛莫若唐虞之際然稷降播種益至山林垂為共工龍作納言契敷五教臯陶明刑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皆各守一官終身不易今以羣臣之才固非八人之比乃使之遍居八人之官遠者三年近者數月輒以易去如此而望職事之脩功業之成不可得也受有功路之臣悉心鼓勵又合其職羣情未合績效未著在

朝廷考　務以　要安為　第一義

上者疑之同列者嫉之在下者怨之當是時朝廷或以衆言而罰之則勤恪者無不解體矣姦邪之臣衒奇以譁衆養交以市譽居官未久声聞四達蓄患積敝以遺後人當是時朝廷或以衆言而賞之則姦邪者無不爭進矣所以然者其失在乎國家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矣司馬光論　衍補考課

歐陽詹曰今之高懸爵祿廣設名位實大乎德行與乎能事也（官人不外二端）德行也者孝悌也忠信也不可（確）於公堂斯須而得試也須漸乎父母昆弟之言治乎州閭鄉曲之譽能事也者秉持也應奉也不可虛處無任

而得呈也須形乎政令裁制之庸著乎役執使才之致且和國也勸
人以德行用錫之爵祿錫之而分量不相契道則屈聳以能事而不
錫以名位錫之而輕重不相權身則辱勸適遺之屈聳適遺之辱則
如無勸無聳也

又曰稱農者視其穀稱牧者視其畜察之各以業也故課吏者必核
其職業之守而擴吾通闢之見其事治其民安非貪慢之吏所能辨
也毀之者勿聽其事不治其民不安非康明之吏所宜有也譽之者
亦勿聽

曾鞏曰守令之於民近且重易知矣予嘗論今之守令有道而闡四

方者不過數人此數人者非特任守令也過此數人有千里者相接而無一賢守有百里者相環而無一賢令至天子大臣嘗患其然則至奉法之吏嚴刺察之科以繩治之諸郡守縣令以罪不任職或黜或罷者相繼于外於是下詔書擇廷臣使各舉所知以任守令是天子大臣憂國與民而重守令之意可謂無不至矣而詔雖下舉者卒不聞惟令或以舊制舉不皆循歲月而拔每舉者有姓名得而視之推考其材行能堪其舉者卒亦未見焉舉者既然矣則以余之所見聞陰計其人之孰可舉者卒亦未見焉猶恐余之愚且賤聞與見焉者少不足以知天下之材也則求夫賢而有名位聞與見之博者而

縱之間其人之孰可舉卒亦未見焉豈天下之人固可誣而天固不
生材於今哉使天子大臣患天下之弊則數更法以禦之法日以愈（郭事尽然）
密而弊日以愈多豈今之去古也遠治天下卒無術哉（可嘆可憂）宋文
李清臣曰半璽之札兩駟之車賢明之謚尊榮之享世主用以為餌
而先王以之酬功世主設以為寵而先王以之勸能雖下舉皆[illegible]
[illegible]廉者自謝于是下詔書擇其臣使各舉所知以任守令是天
至秦法之吏嚴刺察于律以繩治之請郡守縣令以罪不任職故黜
而無一賢守有百里者相環而無一賢令至天子大臣嘗患其然則
一方者不過數人其數人者非特任守令[illegible][illegible]數人亦千里者相接

建官 計二十則

官志曰夫太上雲龍鳥火之號至春秋時郯子猶能識之如曰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者其制已如曰不惟逸豫惟以治民其肯已是故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蓋觀其會通制其繁簡凡以上下相承內外相維以制治保邦而已

括○不○建○官○之○意○

官制攷曰伏羲氏以龍紀故爲龍師名官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水名神農氏以火紀故爲火師火名黃帝以雲紀故爲雲師雲名少昊氏之立也鳳鳥適至故以鳥紀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曆正也玄鳥氏司分也伯趙氏司至也青鳥氏司啟也丹鳥氏司閉也祝鳩氏

上○官○立○官 命○名 何 等 簡 質

○太 昊 官○制 較 詳

司徒也雎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司民者也五雉為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自顓帝以来不能紀遠乃紀于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又有五行之官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春官木正曰句芒夏官火正曰祝融秋官金正曰蓐收冬官水正曰玄冥中官土正曰后土

上古官制

人曰唐堯之代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敬○時○正○以○重民）分命羲仲宅嵎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分命和仲宅西寅餞納日平秩西成申命和叔宅朔方平在朔易（○官○制○備○于○古○）允釐百工（○後○出○九○卿○本）[illegible]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虞舜有天下以伯禹作司

[illegible]宅百揆平水土○棄作后稷播百穀○契作司徒敷五教○皐陶作士

正五刑○垂作共工利器用○伯益作虞育草木禽獸○伯夷作秩宗典三

禮○夔典樂教胄子和神人○龍作納言出入帝命○蓋亦爲六官以主天

地四時也○唐虞官制

○又曰夏后之制亦置六卿○甘誓云乃召六卿是也其官名次猶承虞

○夏○之○官○百○

制○禮曰夏后氏官有天下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殷

殷制二百○較夏更○詳

制天子建天官先大夫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

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天子之六府曰

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

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五官致貢曰享五官之長曰伯千里之內為王畿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周武王既黜殷命參攷殷官制為周官三百六十

官制大備

周禮以作天地四時之名謂之六卿天官冢宰掌邦治地官司徒掌邦教春官宗伯掌邦禮夏官司馬掌邦政秋官司寇掌邦刑冬官司空掌邦事各有徒屬周於百事太師太傅太保是為三公蓋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不以一職為官名又立三少為之副少師少

傳少保是為孤卿与六卿為九。馬歲終天子齋戒受諫。六卿以罰賞之成。贊於天子。百官齋戒受職。然後休老勞農。成歲事。制國用。自周衰官失而百職亂。戰國並爭。各有變易。三代官前說所未備

周禮曰。大宮乃施典於邦國。而建其牧。州長立其監。諸侯監其國者設其參。三卿人參國政者、傳其伍。大夫五人以總義傳其牧監也、陳其殷。衆士也、置其輔。庶人在官者、乃施則於都鄙。而建其長。卿大夫子弟食邑者、立其兩。兩即設其伍。陳其殷。置其輔。乃施法於官府。而建其正。官之長立其貳。卿之佐設其考。佐成其事者陳其殷。置其輔。

周禮六卿分職。如保章馮相屬之春官。蓋以日星雲物察和乖而後。

孔禮九儀有所惇式也膳羞內正屬之天官盖烹庖嬪御各中其度然後得以正百官而格心正事也掌疆原師屬之夏官盖經牧田野寓坐作進退之法廩人倉氏屬之地官盖既養而後教也

周禮註曰禮命之加固所以褒有德亦所以重外任夫重內而輕外者人之常情釋王朝之重臣而膺侯伯之外任苟不有以稟異之則侯國之勢不重而內外之任不均出封而加一等成周之意微矣 位尊而任自重

尚書大傳曰四鄰謂前凝後丞左輔右弼也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凝有志而不志資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其爵卿其祿視次國之君

白虎通曰王者所以立三公九卿何曰天雖至神必因日月之光地雖至靈必有山川之化聖人雖有萬人之德必須俊賢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順天成其道司馬主兵司徒主人司空主地王者受命為天地人之職故八職以置三公各主其一以效其功一公置三卿故九卿也天道莫不成於三天有三光日月星地有三形高下平人有三尊君父師故一公三卿佐之一卿三大夫佐之一大夫三元士佐之

有王不可無輔

經制畧曰周時三公兼六卿三公無職六卿則有職者也三公論道而六卿行道者也以三公兼六卿合本末精粗于一原也

又曰有虞九官成周六卿其實一也或析而為二兵刑是也或合而為一禮樂工虞是也然虞官百周三倍之卿雖寡而副之者多也則周之六當虞之九豈遂畧于古哉總之也要而屬之也詳無繁無曠固無害其為善法也

潘岳曰天生蒸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勿失其性君不獨治于是乎（兼此二者）建牧立監陳其輔佐故曰天工人其代之然則高官厚祿非明崇賢（賢愚庶各盡其用）所以興治卑位下役非為工愚所以供職雖或開榮辱之門有爭競之弊而百王莫之能易者此道不可以二故也（君執要臣執詳）

之曠官而已不可使曠非其人之為曠非其人之為曠也天下之事無一不出于天〻不自為人代為之一官曠則一事闕矣

蔡沈曰曠官治亂之原也曠官得其人則治不得其人則亂（至論）六卿百執事所謂官也公卿大夫士所謂爵也官以任事故曰能爵以命德故曰賢惟賢惟能所以治也私昵惡德所以亂也

范仲淹曰先王建官共理天下必以賢俊授任不以爵祿為恩（具見帝王公心）故百僚師〻各揚其職上不輕授下無冒進此設官之大端也　范文正集

胡安國曰古者三公無其人則以六卿之中有道者上兼師保之任冢宰或缺亦以三公下行端揆之任禹自司空進宅百揆又曰作朕

股肱耳目是以宰臣上兼師保之任也周公為師又曰位冢宰正百工是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也所以然者三公坐而論道固難其人而冢宰總百官均四海亦不易處也　胡傳春秋

葉適曰成周之官雖三千員而實不過三百六十爲周禮二卿公一人是三公兼卿老也一卿則卿一人是六卿兼大夫也六軍皆命卿是六卿又兼六軍之將也周人因事以置官周禮因官以存名居官而不兼其職則官冗兼官而不存其名則官廢由是觀之官不攝而常兼也　又曰才不足則曠有餘則侵職煩則曠簡則侵

與聞者在政擬○又曰周制公孤所重在君德為親臣六卿所事在朝政為重臣輔臣者所以成就君德也故欲其耿介直諒無依隨之氣而國家有親臣矣六部者所以集事庇民也故欲其營達惠和無執拗之習而國家有重臣矣臺諫者所以匡違救失也故欲其為輔臣持正論為邦臣明公道而又戒于樹黨也 蘇文忠集

馬端臨曰古者因事設官量能授職無清濁之殊無內外之別無文武之異何也唐虞之時禹宅揆契掌教皐陶明刑伯夷典禮羲和掌曆夔典樂益作虞垂共工蓋精而論道經邦粗而餝則辨器其位皆（此下極言後世官制之弊）公卿也其人皆聖賢也後之居位臨民者則自詭以清高而下視夫

曲藝多能之流○其執伎事上者○則自安于鄙俗○而難語以輔世長民之事○于是審音治曆醫祝之流○特設其官以處之○謂之雜流○擯不與縉紳伍○而官之清濁始分矣○昔在成周設官分職○綴衣趣馬俱籲俊之流○宮伯內宰盡賢能之侶○至後世非閹侍嬖倖不得入侍宮庭○而賢能縉紳特以備員表箸職掌○不相為謀○品流亦復殊異○而官之內外始分矣○古者文以經邦○武以撥亂○其在大臣則出可以將○入可以相○其在小臣則簪筆可以待問○荷戈可以前驅○後世人才日衰○不但嵩儀司文墨者不能知戰陣○披介冑者不復知簡編○于是官人者制

蘇軾曰所貴乎人君者予奪自我而不牽于衆人之論也天下之學
者莫不欲仕仕者莫不欲貴如從其欲則舉天下皆貴而後可惟其
不可從也是故仕不可以輕得而貴不可以易致此非有所吝也爵
祿出乎我者也我以為可予而予之我以為可奪而奪之彼雖有言
○此○又○
者不足畏也天下可畏者賦斂不可以不均刑罰不可以不平守令
○均○乎○之○本○
不可以不擇此誠足以致天下之安危而可畏者也我欲慎爵賞愛
名器而嚚嚚者以為不可是烏足恤哉近世以來吏多而闕少率一
○末○世○通○弊○
官而三人共之居者一人去者一人而伺之者又一人是一官而有
二人者無事而食也且其蒞官之日淺而閑居之日長以其蒞官之

所得而爲閑居仰給之資是以貪吏常多而不可禁此用人之[illegible]也

蘇軾論

爵祿　計二十則

周禮曰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群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內史掌王之八枋(與柄同)之法以詔王治一曰爵二曰祿○司士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凡邦國三歲則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司徒以賢制爵則民謹德以庸(功也)制祿則民(興功)

周穆王曰夫有勛而不廢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撫之以彝器旌之(不失以庸制祿之意)以車服明之以文章子孫不忘所謂福也

陳氏禮書曰夫列爵惟五所以稱其德分土為三所以等其功德異而功有所同故公矦之地同于百里子男之地同于五十里地同而

附庸有所異故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諸侯之地方三百里諸子之地方二百里諸男之地方百里蓋三等之地正封也五等之附庸廣封也正封則尺地莫非其土一民莫非其臣尊者嫌于盛而無所屈卑者嫌于削而無所立故公之地必下而從侯男之地必上而從子至于廣封則欲上之政令有所統而不煩下之職貢有所附而不費又非諸侯得以擅之也而尊者不嫌于太多卑者不嫌于太寡故公之地必五百里而異于侯男之地止百里而異於子也

詳具 允安 上全 下妙

于過制下焉不至于不足諸侯下士事百畝之利苟足以代耕免勞若而已雖不能有餘亦不至不足其餘自卿以下其祿各殺一則無多邑踰制之失諸侯分田雖多祿入自有定數亦無尾大不掉之患此先王制祿之美意也且先王分土以封諸侯固安盡得其地以享侯國之富今乃山澤之所有則歸之公閒田之所有則歸之公侯國之祿餘又待用于天子而不敢私諸侯所得自十卿祿之外而無有覬心防閑若過嚴矣然君十卿祿乃君之所自得者耳而侯國之公用則取諸地入以給之其山澤閒田雖歸之公上領于王官而寔藏富于天下又封建之美意也

班固曰天子者爵稱也爵所以稱天子者何王者父天母地為天之子也故曰天子天覆地載謂之天子王制祿爵凡五等謂公侯伯子男此周制也公者通公正無私之意也侯者候也候逆順也伯者百也子者孳也孳孳無已也男者任也小國下爵猶有尊卑亦以勸人也殷爵三等謂公侯伯也王者受命改文從質無虛退人之義故上就伯也王者有改道之文無改道之寔曰公卿大夫何爵者盡也各量其職盡其才也公之為言公正無私也卿之為言章善明理也大夫之為言大扶進人者也進賢達能謂之大夫也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

通古今辯然否謂之士諸侯所以無公爵者下天子也爵者一字之

大夫獨兩字何在於適四方受君之法施之于民故獨兩字言之明從大夫以上受下施皆大自著也天子之士獨稱元士何士賤不得聯君之尊故加元以别諸侯之士也○又曰、爵人于朝者示不私人以官與衆共之義也封諸侯於廟者示不自專也明法度皆祖之制也舉事必告焉 白虎通

漢宣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

仲長統曰、夫人待君子然後化理國待蓄積乃無憂患君子非自農桑以求衣食者也蓄積非横賦斂以取優饒者也奉祿誠厚則割剝

盡假學偽黨之

貿易之罪乃可絕也蓄積誠多則兵寇水旱之灾不足患也故縣其道而得之民不以為奢縣其道而取之民不以為勞天灾流行開倉庫以振貸不亦仁乎衣食有餘損靡麗以散施不亦義乎彼君子居位為士民之長固宜重肉累帛朱輪四馬今反謂薄屋者為高藿食者為清既失天地之性又開虛偽之名使小智居大位庶績不咸熙未必不繇此也夫選用必取善士善士富者少而貧者多祿不足以供養安能不少營私門乎從而罪之是設机置[illegible]待天下之君子也

（二語大堪醒）

昌言

之非此二途不在賞典若輕用之則是壞其公器而失其大柄也器
壞則人将不重柄失則國無所持起端雖微流禍必大
寓激勸之权
羊祜曰德未為衆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為衆所歸而
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
辛替否曰古之建官員不必備故士有完行家有廉節朝廷有餘俸
百姓有餘食今百倍行賞十倍增官使府庫空竭流品混淆
宋太祖詔曰吏員冗多難以求其治俸祿鮮薄而未可責以廉與其
較前說更有斟酌
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
范祖禹曰官爵者人君所以馭天下不可以虛名而輕用也君以為
名器不可以假人

曲体人情之論

貴而加于君子則人貴之矣君以為賤而施于小人則人賤之矣

張方平曰厚祿以勸羣臣則下之報禮重凡厥文武仕朝廷雖廉素者惟士之常而富貴者人之所欲其全寬大之体自有公平之制所空給其所未給均其所未均約為等差槩令增足使事父母者得以致其養畜妻子者得以遂其樂冠婚喪祭有所奉慶恤饋問有所施不牽私室之憂必專公家之慮則六計可以獎羣吏之治四方可以期衆職之修　宋文

夏竦曰為國者皆患吏之貪而不知去貪之道也皆欲吏之清而不

爵位以人重君子宜知

長幼上下可不明

食鉄於家。雖嚴父慈母。不能制其子。況君長能檢其臣乎。凍餒切於身。雖巢由夷齊。不能固其節。況凡人能守清白乎。宋文

羅豫章曰。名器之貴賤。以其人何則。授于君子則貴。授于小人則賤。名器之所貴。則君子勇于行道。而小人甘于下僚。名器之所賤。則小人勇於浮競。而君子恥于求進。以此觀之。人君之名器可輕授人哉。

性理

呂東萊曰。官爵及私惡。非憲天聰明矣。（此語可攻翼經）衍義曰。天下治亂在乎庶官。用人惟其賢能。則事得其理。人稱其官。而天下于是乎治矣。官不用能茍已。所以私昵者亦任之以官爵。不論德。而人有惡德者亦昇

溢爵又至墮事

世祿使不須奬勸

之以爵不復計其人之稱是官與否其德之稱是爵與否則庶事隳而名器濫矣天下豈有不亂者哉

沈既濟曰近世爵祿其失有四太入仕之門太多世胄之家太優祿利之資太厚督責之令太薄臣以為當輕其祿利重其督責

蔡沈曰在官之人有祿可仰然後可責其為善廩祿不繼衣食不給不能使其和好于而家則是人將陷于罪戾矣又曰必富之而後責其善者聖人設教欲中人以上皆可能也

衍義補曰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爵也天子之田至君十卿祿也爵以貴之臣非得君之爵則無以為榮祿以富之臣非得君之祿

則無以為養是爵祿者天子所操之柄所以崇德報功而使之盡心任力礪世磨鈍而使之趨事赴功者也其柄必出于上非人臣所得專也故周禮天官之太宰內史夏官之司士其于爵祿惟以詔告于王而已非敢自專其柄也以此為防惟恐司其事者或有所專擅後世乃有非所假司而手握王爵口啣天語者安得不罹凶國害家之禍哉

又曰爵祿乃天命有德之具國家所恃以厲世磨鈍而鼓舞天下之人以共成天下之治者也人君慎之重之猶恐天下之人不知所重而輕視之無與共成天下之治顧乃授之非其人而下及于皁汙昔

人毛

名器

僥倖

賤之徒則是人君自棄其厲世磨鈍之器也豈不失其所恃乎蓋國家懸爵祿以待一世賢才以之代天工與之治天民所以承天命也非有才德者不可予無才無德者非獨上之人不可予之而下之人亦當自揣諸己而不敢虛受也不可予而予是褻天之命不當受而受是不畏天之命厥罪唯均然不畏天之罪止于一身褻天之命其禍將及于生靈延于宗社可不深念而痛戒之哉

誰能自揣

又曰名器所以重者以人不易得也人之可得則人輕之矣是以善為治者以爵賞鼓舞天下之賢俊不徒惜名器又必別品流既惜之又別之得者以為榮不得者亦不敢萌倖心人不敢萌倖心則得者

至言

愈索而名器愈重矣

又曰夫國家官職有常員歲計有常數官以治事有一事則有一官俸以給官有乙官則有一俸今增一員之官則增一員之俸盡思農民耕作之勞士卒輦輓之苦官吏徵輸之慘用以供養官吏俾其治事治事所以安民不為過也然常年之儲出入止於此數入者不增出者乃加至數倍歲計何由而充國力安得不屈竭國家之府庫輕朝廷之名器混人才之流品壞祖宗之成憲由是而底于危亡不難也

賞功 附五則

左傳曰、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此典匪輕）

班固曰、自古帝王之興、曷嘗不見輔弼之臣所與共成天功者乎。（一篇綱領）天下延平、始論功而定封、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户、封爵之誓曰、使黄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於是申以冊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歃其血以盟）盡差列侯之功、録第下竟、藏諸宗廟、副在有司。始未嘗不欲固根本、而枝葉稍落也。昔唐以萬國致時雍之政、虞夏以之多群后享共已之治。湯法三聖、殷氏太平、周封八百、重譯来賀。是（古絶字）以内恕之君、樂継鑿世、隆名之主、安立亾國、至于不及下車、德念深（無限感慨以典麗之筆運之）其成王察牧野之克、顧群后之勳、知其恩結于民心、功光于王府也。

故追述先父之志錄遺老之策高其位大其寓 謂居士所居 愛敬餞盡

賜倫厚大孝之隆于是爲至〻其沒也世主嘆其功無民而不思所息之樹且猶不伐況其廟乎是以燕齊之祀與周並傳于繼弟及歷

度凡春秋之旨

載不隳豈無刑辟繇祖之竭力故支庶賴焉迹漢功臣亦皆割符世爵受山河之擔存以著其號亾以顯其䰟賞亦不細矣百餘年間而

情深語惻

襲封者蓋或絕失姓或乏亾主朽骨孤于墓苗裔流于道生為[illegible]隸死為轉屍 溝壑 轉于以往況今甚可悲傷聖朝怜憫詔求其後四方欣〻靡不歸心出入數年而不省察恐議者不思大義設言虛亡則厚德

結出至意

掩息遂柬布章非所以觀化勸後也三人為衆雖難盡繼宜從 功亦

褒生功 賜保死 節難

李翰曰、聖主褒死難之士、育死事之孤、或親推轜車、或追建封邑、厚死有以慰生、撫存有以荅亡、然後君臣之義貫、以生死激勸之道著於存亡、君所以不遺於臣、臣所以不背其君、君恩臣節、于是乎立、

蔡襄曰、古之所謂賞者、有大功則賞之、臨兵戎者、前死有榮、退生有辱、雖小功必賞、以其履死地也、守土之臣、拓棘逃户、磨勘稅賦、皆其職所當為也、不修其職、罪當罰也、今有為之者、必自陳而求賞、不立賞格、則不為也、天子歛生民之財以祿之、分職位以寵之、借威權以使之、可謂至矣、而於官守常事、動即求賞、天子豈與群臣為市哉、

激○功○至○語

可○佳○谷○使

○賞○不○宜○濫

司馬光曰、夫明主之不妄賞賜、非吝之也、誠以賜一無功、則天下無

功之人皆有僥覬之心有功之人皆懷怨望故也借使一人有功而人主賜之一金無功者不得其有功者必喜何則衆人不得而我獨得之是人主知我之功也其榮多矣如是則智者獻其謀勇者竭其力雖使之赴湯火猶將甘而樂之若有功者賜千金無功者亦賜千金其有功者必不悅何則彼無功而我與之均是人主待我無以異於彼也其辱深矣如是則有功者莫不解體誰肯竭其知力觸冒死亡以殉國家之亟哉故官爵金帛者人主所以鼓舞群情使之奔走左右而不自知者也宋文

彼所謂國家之道也。故官爵金帛者，人主所以鼓舞羣雄天下者

外故與其爭謀矣然則有功者莫不爭趨赴蹈其知力臨死

金其有功者必不惜何則救無功而欲與之利是人主將散無以勸

刑雖嚴犯其法水猶將冒而繼之者有功者賜千金無功者亦賜千

之長人主者救之功也其樂後矣嫉是則賞者徽其讒惡者謂其

請主賜之一金無功者不得其有功者必喜何則衆人不得而獨

六十三　以八六敘職治何其而有問而遺若

吏治　計十五則

周禮曰、太宰之職、以八法治官府○（官府總合卿大夫士府史胥徒而言）一曰官屬○（即小宰之六屬）以舉邦治○（有所統而不亂）二曰官職○（即小宰之六職）以辨邦治○（有所守而不侵）三曰官聯○（即六聯非一官也）以會邦治○（有貫通無壅塞）四曰官常○（百司常職）以聽邦治○（有秩敘無紕訛）五曰官成○（庶官著令）以經邦治○（以之經理而有依據）六曰官法○（官府法度）以正邦治○（以之聽治而有撩執）七曰官刑以糾邦治○（人知警戒而無慢心）八曰官計○（即小宰之六計）以弊邦治○（斷其誅賞人知勸懲）○凡邦之小治則冢宰聽之○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會大計也歲終一歲之會）聽其政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

又曰小宰之職以官府之六叙正群吏謂群士庶士府史胥徒也一曰以叙正其位尊卑不得相踰二曰以叙進其治功過不得相混三曰以叙作其事勤其職業四曰以叙制其食祿廩稱事五曰以叙受其會日旬月要歲會有考六曰以叙聽其情親故賢能之辟可誅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重其事不假手外乃退以宮刑憲禁於王宮令於百官府曰各修乃職攷乃法待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共則國有大刑

又曰宰夫之職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正卿長也掌官法以治要一歲之成二曰師中下大夫也掌官成以治凡一月之成三曰司上中士也掌官法以治目一日四曰旅下士掌官常以治數日五曰府掌官契以治

致課之志亦書於此

此志之所治也即以攷其必得

庫藏：藏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治其文書）七曰胥掌官敘以治敘（秩其先後）八曰

徒掌官令以徵令（供其奔走）掌治法以攷百官府郡都縣鄙之治（太宰出法以治）

（之小宰守法以逆之宰夫循法以考之）歲終則令郡吏正歲會（使入太宰）於月終則令正

月要（便入於小宰）旬終則令正日成（宰夫受之）而以攷其治治不以時舉者以

告而誅之正歲則以法儆戒群吏令修宮中之職事書其能者與其

良者而以告於王（俱天官）

又曰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法於司徒

退而頒之於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州

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正月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攷其

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黨正各掌其鄙之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 俱地官

綱目曰威王召即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人民給官無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守阿譽言日至吾使人視阿田野不闢人民貧餒昔日趙攻鄄子不救衛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於是群臣竦懼莫敢飾非務盡其情齊國大治強於天下 周安王紀

○毀丶譽丶必丶察○誅賞各當三○代而下○僅見威○王耳可○為治吏之○式

[illegible]民皆賢不肖之決也賢不肖者具焉民者瞑愚也雖愚明[illegible]

可得亦明矣故左右知貞信之不可以得安利也必曰我以忠信事上積功勞而求安是猶盲而欲知黑白之情必不幾矣若以道化行正理不趨富貴事上而求安是猶聾而欲審淸濁之聲也愈不幾矣二者不可以得安利安能無相比周蔽主上爲姦私以適重人哉此必不顧人主之義矣(朋奸之害人主驅之於人何也)其百官之吏亦知方正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以淸廉事上而求安若無規矩而欲爲方員也必不幾矣若以守法不朋黨治官而求安是猶以足搔頂也愈不幾矣二者不可以得安能無廢法行私以適重人哉此必不顧君上之法矣(良可痛悼)故以私爲重人者衆而以法事君者少矣是以主孤於上而臣成黨於下此田成

之所以弒簡公者也人主誠明於聖人之術循名實而定是非因參驗而審言辭是以左右近習之臣知僞詐之不可得安也必曰吾不去姦私之行盡力竭知以事主而乃以相與比周妄毀譽以求安是猶負千鈞之重陷於不測之淵而求生也必不幾矣百官之吏亦知爲姦私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以清廉方正奉法乃以貪污之心枉法以取私利是猶上高陵之巔墮峻谿之下而求生必不幾矣安危之道若此其明也左右安能以虛言惑主而百官安敢以貪漁下是以臣得陳其忠而不蔽下得守其職而不怨此管仲之所以治齊而商君之所以强秦也從是觀之則聖人之治國也固有使人不

○吏○治○之○道○得○

○吏○治○清○明○百○職○重○何○惠○天○下○不○治○

共○見　若○心○妙○術

之酷吏酷吏之剛横錯於朝制公卿之兇命擅王者之威力貴逆其欲毒傷其心天誅發於唇吻國柄秉於掌握凶慝之士榮而慕之身(酷吏之横各斗)赴此鑊兇而無悔若是者何要時希旨見利忘義也(酷者心貪)今夫國家行斧鉞之誅設犴狴之禁已防盜者雖云固矣而猶踰垣掘冢揭篋攫囊兇者於前盜者於後何者以其間有欲也然所徇者不過數金之資耳彼酷吏與時高下恥重人主無怵惕之憂坐致尊寵杖起卒伍富擬封君豈惟數金之利耶(欲除酷吏先禁貪邪)故有國者則必窒覬覦之路杜僥倖之門可不務乎嗚呼天道禍淫人心惡殺既為禍始必以凶終蹈其跡者卒以誅夷非不幸也(極言酷吏之貽禍)執愚賈言任天下之怨反道辱名歸天下之惡

或肆諸原野人得而誅之或投之魑魅魍魎得而誅之天人報應豈虛也哉

蘇子瞻曰今夫州縣之吏受賂以鬻獄其罪至於除名而其官不足以贖則至於嬰木索受笞楚此亦天下之至辱也而士大夫或冒行之何者其心有所不服也今夫大吏之為不善非特簿書米鹽出入之間也其位愈尊則其所害愈大其權愈重則其下愈不敢言幸而有不畏強梁之士出力而排之又幸而有不為上下之所抑以遂成其罪則其官之所減者至於罰金蓋無幾矣夫過惡暴著於天下而〇簿〇責〇大〇吏〇罰不傷其毫毛鹵莽於公卿之間而纖悉於州縣之小吏用法如此

寛其天下之不心服也用法而不服其心雖刀鋸斧鉞猶將有所不避而況木索笞箠哉方今法令至繁觀其所以防奸之具一舉足且入其中而大吏犯之不至於可畏其故何也天下之議者曰古之制刑不上大夫大臣不可以法加也嗟夫刑不上大夫者豈曰大夫以上有罪而不刑與古之人君責其公卿大夫至重而待其士庶人至輕也責之至重故其所約束之者愈寛待之至輕故其所以隄防之者愈密夫所貴乎大臣者惟其不待約束而後免於罪戾也是故約束愈寛而大臣益以畏法何者其心以為人君之不我疑而不忍欺也苟幸其不疑而輕犯法則固已不容於誅矣故夫大夫以上有罪

大吏不可不治

不從於訊鞫論報如士庶人之法斯以爲刑不上大夫而已矣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其蒞官臨民苟有罪皆書於其所謂歷者而至館閣之臣出於郡縣者則遂羅去此眞聖人之意歟有以重責之也奈何其與士庶人較罪之輕重而又以其爵減耶厲法禁

又曰聖人之治天下百官之衆四海之廣使其闊節脈理相通爲一（上下無隔）叩之而必聞觸之而必應是以天下可使爲一身天子之貴士民之賤可使相愛憂患可使同緩急可使救令也不然天下有不幸而訴其冤如訴之於天有不得而謁其所欲如謁之於鬼神（胥吏之爲害一至於是）公卿大臣不能究其詳悉而付之於胥吏故凡賄賂先至者朝請而夕得徒手而

衆者終年而不獲至於故常之事人之所當得而無疑者莫不務爲留滯以待請屬舉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錢無以行之（衰朝陋習大率如此）又曰今天下治安大吏奉法不敢顧私而府吏之屬指權擧法長吏心知而不問（胥吏弄权罪長吏批駁入微）以爲當然此其弊有二而已事繁而官不勤故權在胥吏欲去其弊也莫如省事而厲精省事莫如任人厲精莫如自上率之（決壅蔽）

陸九淵曰自古張官置吏所以爲民爲之囹圄爲之械繫爲之鞭箠使長吏揔之以禁民爲非去其不善不仁者而成其善政仁化懲其邪惡除亂禁暴使上之德意布宣於下而無所壅底今天子愛養之方丁寧於詔旨勤恤之意焦勞於宵旰賢牧伯班宣惟勤勞來不怠

列郡成風咸尚怨慈而縣邑之間貪饕犄虔之吏方且用吾君禁非（貪吏竊法濟私）懲惡之具以逞私濟欲置民於囹圄械繫鞭箠之間殘其支體竭其（畫出病狂模樣）膏血頭會箕歛抵骨瀝髓與奸胥猾吏厭飫咆哮其上巧為文書轉（以法為市）移出沒以欺上府搽其奇羸與上府之左右締交合鄰以蔽上府之（可憐）耳目田野之民刦於刑威小吏下片紙因纍纍如驅羊刦於庭廡械繫之威心悸股栗箠楚之慘號呼籲天隳家破產質妻鬻子僅以自免而曾不得執一字之符以赴愬於上遂使明天子勤恤之意賢牧（酷吏見此應亦汗顏）循班宣之誠壅庇而不達百里之宰真承宣撫字之地乃復轉而為

賦為辭此尤不可不辨今日邪計誠不克裕賦取於民者誠不能
不益於舊制使吏果不貪則因今之法循今之例以賦取於民猶
未甚病也今貪吏之所取供公上者有幾而入私橐者或相什伯或（今之邑今橐中誰無什百）
相千萬矣（誰無千萬可勝浩嘆）今縣邑所辦月解歲解者固多在常賦之外朕敦其所從
出則逐處各有利源利源有優狹優者應辦為易狹者應辦差難若
循良之吏則雖在利源狹處亦寧心下攷不肯病民今之貪吏雖在（惟此奸貪伎倆千）
利源優處亦啟無厭之心搜羅既悉而夤緣無窮張奇名以巧取特
空言以權索無所不至方且托應辦之名為缺乏之說以欺其上頤（古同符）
不知事實不可掩明者不可欺通數十年之間取其廉而能者與其

貪之尤甚而較之其為應辦則同而其賦取誅求於民者或相千萬

治吏者不可忽此

而不當此貪吏之所借以為說而欺上之人者最不可不詧也

利源處處亦無限也吏畏之悉為痛懲無遺準事各以己意持

猾良之吏則雖在利源處亦寧心下欲不肯病民今之貪吏雖在

出則遂處各有利源利源有處無處者應辦為煩無者應辦甚難者

相千萬矣今縣邑所辦月辦歲辦者固多在常賦之外既收其所從

來患病也今貪吏之所取供給公上者有幾者入於橐者或相什伯或

為盡於舊制使吏果不貪則固今之法令之便以其所

則如此大而可已又難今日分言語又取若比取於於民淡之語

謚號

獨斷曰王者至尊四號之別名王畿內之所稱王有天下故稱王天王諸夏之所稱天下之所歸往故稱天王天子夷狄之所稱父天母地故稱天子天家百官小吏之所稱天子無外以天下為家故稱天家天子正號之別名皇帝至尊之稱皇者煌也盛德煌煌無所不照帝者諦也能行天道事天審諦故稱皇帝

又曰昔在聖人之制謚也將以勸善彰惡俾民興行賢愚臧否依事從實雖文武之美幽厲之穢罔不具存自王公以降至於列國大夫皆用配號傳於無窮

汲冢周書曰人生而重丈夫謂之胄子胄子成人能治上官謂之士士率衆時作謂之伯伯能移善於衆與百姓同謂之公公能樹名與物天道俱謂之侯侯能成羣謂之君君有廣德分任諸侯而敦信曰予一人善至於四海曰天子達於四荒曰天王四荒至莫有怨訾乃登爲帝

太史公曰惟周公旦太公望嗣王業建功於牧野終將葬乃制謚遂叙謚法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有大功則賜之善號以爲稱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己名成于人

[illegible]道德博聞曰文勤學好

問曰文。慈惠愛民曰文。愍民惠禮曰文。賜民爵位曰文。史謚法解

劉勰曰。誄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賤不誄貴。幼不誄長。在萬乘則稱天以誄之。讀誄定謚。其節文大矣。故殷臣誄湯。追稱玄鳥之祚。周史歌文。上闡后稷之烈。繼述祖宗。蓋詩人之則也。詳夫誄之為制。蓋選言錄行。傳體而頌文。榮始而哀終。論其人也。曖乎若可覿。道其哀也。悽焉如可傷。此其旨也。文心雕龍誄碑 必哀誄合方。斯盡謚之義。

又曰。原夫哀辭大體。情主於痛傷。而辭窮於愛惜。幼未成德。故譽止於察惠。弱不勝務。故悼加乎膚色。隱心而結文則事愜。觀文而屬心則體奢。奢體為辭。則雖麗不哀。必使情往會悲。文來引泣。乃其貴耳。君

美詞迹 意得失 賜如

子令終定謚事極理哀 雕龍哀弔
陸贄曰德合天者謂之皇德合地者謂之帝德合人者謂之王父天
母地以養人理物各得其宜者謂之天子是皆至尊之殊號極美之
大名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君德之最神聖者也天下尊之美之而
其指以為號者或曰皇或曰帝且猶不兼禹湯繼興莫匪大聖尚自
菲薄降號為王嬴秦德衰於殷周而名竊於羲軒兼皇與帝始總稱
之是知人主輕重不在名稱崇其號無補於徽猷損其名不傷於德
美朕而損之有謙光稽古之善崇之獲矜能納諂之譏與其增美稱
[illegible]公不合[illegible]膺虎以[illegible]天戒天時人事理必相扶人既好謙天

勸善懼惡是謚之本旨

亦助。順誠能引咎克責惟謙與順一舉而二美從之外可以收物情內可以應玄運上可以高德於復古下可以垂法於無窮興廢典繙舊失至明也損虛飾收美利大智也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常為稱首者達於玄義而已矣

制曰體陰陽不測之為神與天地合德之謂聖顧惟淺昧非所宜當文者所以化成武者所以定亂今化之不被亂是用興豈可更徇羣情苟膺虛美重予不德祇益懷慙　俱宣公集

顏魯公曰謹按禮記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故行出於己而名生於人使夫善者勸而惡者懼也而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而禹

湯文武之君。咸以一字為謚。言文則不稱武。言武則不稱文。豈聖德所不優乎。盖羣臣稱其至者。是以子不得議父。臣不得議君。天子崩則臣下制謚於南郊。明受之於天也。諸侯薨則太子赴告於天子。明受之於君也。至於周室。畢太朴散。謚始以兩字為重。人或以虛美為榮。其後事不師古。變而行權。去古質而尚浮華。舍舊名而廣新謚。謂一名不足於節惠。乃十倍於古焉。今制謚非古。人皆知之。有司因循其事而無敢言者。假使當今守之而不改。後人議之以為非。朕所失豈不大哉。何者。臣子之於君父。莫不欲廣其美稱。先王制禮不敢過也。故至敬無文。至文尚質。夫文弊則救之以質。至敬也。名惑而反之

以正至明也祖作之而孫述之至孝也三者備矣然後能立天下之大本正天下之大名建天下之大業能事畢矣

張耒曰古者賤不誄貴幼不誄長誄與謚一道也自下議上不順又以尊臨卑則公議不得伸俾無以盡善惡之實古者生無爵死無謚孔孟顏閔不聞有謚雖其門人朋友尊愛之如此亦不敢爲作謚此數君子後世豈以無謚而遂不傳哉緜是觀之謚不能使欺者傳無謚不能使實者沒既嫌於私則聞者不信不信則併與其實而敗之矣所爲愛之實以害之也 宋文

章湊曰王者制禮是曰規模規模之興實資師古之道必也正名惟

名與實故當相副。其在宗廟禮之大者。豈可失哉。禮、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之廟。百代不毁。故殷大甲為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則文王為太宗。武王為中宗。其後代有稱宗者。以方制海內德澤可宗。列于昭穆。期於不毁。稱宗之義。不亦大乎。

宗字不輕予人

丘濬曰。諡法有以全德稱者。有以一事稱者。文王之文。經天緯地之文也。文之全德也。晉文公有興伯之功。孔文子有勤學之美。而皆諡曰文。一事之文也。武王之武。保大定功之武也。武之全德也。衛武公有興基之業。寗武子有凌國之忠。而皆諡曰武。一事之武也。大學衍義補

不可泥執

王世貞曰。古諡皆春秋褒貶之一字。褒而華衮。一字貶而斧鉞。孟子有

言錫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且謚有媺惡同辭者靈武共莊之類

也故曰春秋義也皇之爲太昊庖犧氏也炎帝神農氏也號也黃帝

古今謚號一覽冊遺

之爲黃也帝堯之爲堯與帝舜之爲舜也謚也皆易世而後追隆之

者也人主之有謚自黃帝肪也夏忠而弗舉矣獨有大禹商質而弗

備矣獨有成湯後世之有二謚也自成湯肪也商之諸帝以甲乙氏

柳何質也肰武丁之有武也而又加之以宗曰高與太戊之爲中宗

也以表功德也人主之有廟號自中高肪也癸之爲桀也辛之爲紂

也易世而後追貶之也周之有幽有厲也其臣子不得已而施之所

謂至南郊稱天以謚也秦皇帝制詔天下毋以臣議君子議父自始

皇至千世萬世爲朕不三世而宗社墟矣夫幽厲之不得與秦之不
得廢皆埋也湯滅慈國自謂人曰予其武蓋天下稱武王爲人主之
有尊號也自湯爲武王昉也周近王王季而不爲諡也周法卿大夫
行議論于叙次中曲尽班馬之餘事
有壽故有諡士無爵故無諡吳越之不君諡也夷道也秦楚之不臣
諡也未純華也齊晉衛之諡也自卿止矣大夫而下無諡何居班于
天子之士也魯之諡及大夫矣何居爲其爲周公後也用王禮也鄭
之不臣諡也覇國也宋公國也其不臣諡何居我未之前聞也戰國
之君驟而廢人臣之諡而天下同之矣朕兆無諡生有號媢生而壽
死也後世之討壽不只也而以愈自賤國昉也白虎通曰夫人無諡

未仕無諡故無諡也肰而春秋傳蔡共姬共姬何賢也不知夫周穆
王之盛衰渊人先之矣婦人之有諡自周穆王昉也太子元士也士
無諡是以太子無諡晉惠公之改葬世子申生也而諡之共後世因
之太子之有諡自晉申生昉也人臣之有三諡者衛之子公拔貞惠
文子也生而預賜之諡衛侯之於北宮貞子析朱成子也二諡皆衛
敝也處士之有私諡也則自春秋黔婁昉也妻諡之為康春秋出奔而仕
他國者有諡如臧武仲中行文子之類是也崔杼之為武也欒盈之
為懷也身戮矣而族又滅伸居豈其故臣而追諡之抑左氏撰也

為陳也。身殁

伐國者有諡。如成武中。中行文子于頃具乃蓮子不惡戊可樂正之

滅也。處士之有私諡也。則自春秋黔婁昉也。妻諡之（為康）春秋出帝后任

女。子。也。生而頃賜之諡。衛侯之柞、北宮、貞子、析朱、成子也。三孫皆衛

之。太。子。之有諡。自晉申生始也。人臣之有三諡者。衛之子。公。叔。貞。惠。

無諡。是以太子無諡。晉惠公之改葬世子申生也。而諡之共。後世因

主。之。以。盛。東。漢。人。死。之。妻。婦人之有諡。自周穆王時也。太子元士也。士。

未有無臣無諡也。凡諸侯誄夫婦如何謂也不夫隨縣

曆法

史綱曰黃帝創受河圖見日月星辰之象於是始有星官之書命大撓探五行之情占斗綱所建於是始作甲子命容成作蓋天以象周天之行綜六術以定氣運歲紀甲寅日紀甲子而時節定遡曆始（造曆大綱領）

歷志曰治曆之本必惟上元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夜半朔旦冬至自此七曜散行不復餘分普盡總會如初（週而復始）陳氏曰夜半即甲子時歲月日時皆甲子為曆元（造曆伊始）蓋以建寅月為歲首筭之則是癸亥歲十一月以建子月為一歲之最初筭之則甲子歲之氣候已始于此矣故云歲亦甲子也趙氏曰以建子為正故以夜半為朔其全與

朔同日故云夜半朔旦冬至若建寅為正者則以平旦為朔 推曆元

太史公曰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蓋三王之正

若循環先王之正時也履端于始舉正于中歸餘于終 尚書大傳（序不愆 民不惑 事不悖）

曰夏以十三月為正平旦為朔殷以十二月為正雞鳴為朔周以十

一月為正夜半為朔 蔡邕曰夏以十三月為正十寸為尺律中太

（生于律二者定為表裡）

簇言萬物始簇而生故以為正也殷以十二月為正九寸為尺律中

大呂言陰氣太勝助黃鍾宣氣而萬物生故以為正也周以十一月

為正八寸為尺律中黃鍾言陽氣踵黃泉而出故以為正也 通考

天開於子周以子月為歲首謂曆所以奉天也地闢於丑商以丑

各有所系總不在夏之善

月為歲首謂生物繫地月建丑日月會故丑為星紀也人生於寅夏以寅月為歲首實得全民用之義故商周雖以子丑為正月仍以寅月為正歲是為三正

三代曆法

曆論曰陽氣進始于黃鍾而其月為建子肰猶潛於地中而未有以見其生物之功也歷丑轉寅而三陽始備于是協風乃至盛德在木而春氣應焉古之聖人以是為生物之始改歲之端蓋以人之所共見者言之至商周始以征伐有天下于是更其正朔定為一代之制以新天下之耳目而有三統之說肰以言乎天則生物之功未著以言乎地則改歲之義不明而凡四時五行之序皆不得其中正此孔

盡善之制

辨析甚明

子所以致論三王之制而必行夏之時也　同上

太史公曰自初生民以來世主曷嘗不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帝（五帝三三）紹而明之内冠帶外夷狄分中國為十有二州仰則觀象于天俯則法類於地天則有日月地則有陰陽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則有列宿地則有州域三光者（日月星）陰陽之精（說滑鄭重）氣本在地而聖人統理之幽厲以往尚矣所見天變皆國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時應其文圖籍機祥不法是以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傳其人（歷奉曆官具見所）不待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昔之傳天數者高辛之前重黎於唐虞（係不小）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萇弘於宋子韋鄭則裨竈在齊

甘公楚唐眛趙尹皐魏石申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

載大變三大變一紀（統運會歟五言）旰鈺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故紫宮房心權

衡咸池虛危列宿部星此天之五官坐位也為經不移徙大小有差

闊狹有當水火金木填星此五星者天之五佐為經緯見伏有時所

過行贏縮有度日變修德月變省刑星變結和凡天變過度乃占國

君彊（法天寔潦象）大有德者昌弱小飾詐者亡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

次修禳正下無之夫常星之變希見而三光之占亟用日月暈適雲

風此天之客氣其發見亦有大運然其與政事俛仰最近大人之時

此五者天之感動為天數者必通三五（即上五家三代）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

粗則天官備矣天官書

班固曰昔者聖人之作曆也觀璇璣之運三光之行道之數欽景之長短而制術爲祐術開業淳耀天光重黎其上也顓頊曆官承聖帝之命若昊順也大典曆象三辰以授民事立閏定時以成歲功羲和其隆也唐虞曆官取象金火革命創制治曆明時應天順人湯武其盛也及至德之衰也無道之君亂之于上頑愚之夫失之於下夏后之時羲和沉湎廢時亂日胤乃征之紂作淫虐喪其甲子武王誅之夫能貞而明之者其興也〇吻〇語〇結〇上〇感〇來〇二〇段〇下〇哉〇重〇曆〇之〇意〇勃然回而敗之者其亡也忽然巍巍乎若道天地之綱紀帝王之壯此段從〇易中變化出來事是以聖人寶焉君子勤之夫曆有聖人之德六焉以本氣者尚其

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并黃為九行。月立春春分從青道。立秋秋分從白道。立冬冬至從黑道。立夏夏至從赤道。而四季從黃道也。曆家曰、天有黃赤二道。月有九道、皆強名也。日之所繇謂之黃道者、以其中也。月行在日行之南、故謂之赤道。其行北為黑。東為青。西為白。則四方之別名也。謂之九者。東西南北有定位。中無定位。隨方取中。故為九者。寔真有五色哉。

又曰、日周於天。一寒一暑。四時備成。萬物畢改。攝提遷次。青龍移辰。謂之歲。歲首至也。月首朔也。至朔同日。謂之章。同在日首。謂之蔀。蔀

氣盈朔虛之義

終六旬謂之紀歲朔又復謂之元是故日以實之月以閏之時以分
之歲以周之章以明之節以部之紀以記之元以原之然後變化萬
殊羸朒無方莫不結係於此而稟正焉
又曰二歲三百六十五日之中隨斗所指而分二十四炁每氣該十
五日二時五刻十五日者氣之正也二時五刻者氣之盈也積二十
四氣筭之共盈五日三時矣月之行一日嘗不及天十三度有奇故
二十七日半弱而與天會又二日有奇積二十九日半而始遂及於
日是謂之朔三十日者朔之正也所不及者朔之虛也積十二會筭
之[illegible]餘[illegible]之所[illegible]置也

矣故是推曆本源

談天曰雜沂如

造曆有一定之法如日月之運行星辰之次舍可以推步而知者是也至於日月有盈縮朓朒之不齊星辰有遲留疾伏之不同則非法之所能盡也通典曰治曆者當順天以求合非為合以驗天書曰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曰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曰協用五紀若者順之謂也在者察之謂也協者合之謂也即順天以求合之意也易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革者改也即隨時以更改之意也

外史曰天地果有涯乎曰日月之出入者其涯也日月之外則吾不知焉曰日月附於天乎曰天外也日月內也內則以日月為涯故躔

可補天官書

度不易而四時成。外則以大虛為涯。其涯也不覩日月之光。不測躔度之流。不察四時之成。是無日月也。無躔度也。無四時也。同歸於虛。虛則無涯。是以日月之外。聖人不能範圍之而作曆。日月之內。聖人不能損益之而成歲。故曆者循其迹而作者也。曰天之旋也。左耶右耶。曰清明不動之謂天。動也者其日月星辰之運乎。是故言天之旋非也。規天而作曆猶非也。驗諸遲馬云爾已矣。天祿閣外史天文

千古至論

道破

歐陽脩曰。天西行。日月五星皆東行。日一歲而一周。月疾於日。一月而一周天。又疾於月。一日而一周。星有遲有速有逆有順。是四者各行而皆不相為謀。其動而不勞。運而不已。自古以來。未嘗一刻息

為 行以道

治暦全在明時

履六分至気浮其要

也是何為哉夫四者所以相須而成晝夜四時寒暑者一刻而息則四時不得其平萬物不得其生蓋其所任者重矣

暦法考曰日行天一周而以分至啓閉定其四時是為一歳月與日一會而以晦朔弦望定月之大小是為一月日繞地一匝而以晨昏出没定晝夜長短是為一日二十八宿為經金木水火土五星為緯自天之壤因日月所會分周天之度為十二次

又曰月之建卯厥民析鳥獸孳尾日月會於降婁而為奎婁之次月之建午厥民因鳥獸希革日月會於鶉首而為井鬼之次月之建酉厥民夷鳥獸毛毨日月會於壽星而為角亢之次月之建子厥民隩

明時之說盡于此矣

鳥獸氄毛日月會於星紀而爲斗牛之次冬至夏至長短之極極則氣至所以致日春分秋分長短之中所以致月分至之氣正則四時之（定四時訣）序亦正矣

後漢志曰月臨卯酉謂之分日正子午謂之至北至以後消其積縮謂之啓南至以後消其積盈謂之閉日舒月遠當其時則月光復蘇謂之合朔以速及舒則月光盡伏謂之晦舒先速後近一遠三謂之弦月行甚遠而與月對謂之望

又曰日有中道者黄道北至東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日至牛爲冬至至井爲夏至至角婁爲春秋分月有

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并黃爲九行月立春春分從青道立秋秋分從白道立冬冬至從黑道立夏夏至從赤道而四季從黃道也○曆家曰天有黃赤二道月有九道皆强名也日之所繇謂之黃道者以其中也月行在日行之南故謂之赤道其行北爲黑東爲青西爲白則四方之別名也謂之九者東西南北有定位中無定位隨方取中故爲九者豈真有五色哉

又曰日周於天一寒一暑四時備成萬物畢政攝提還次青龍移辰謂之歲歲首至也月首朔也至朔同日謂之章同在日首謂之蔀蔀

氣盈朔虛之義意

終六旬謂之紀歲朔又復謂之元是故日以實之月以閏之時以分之歲以周之章以明之蔀以部之紀以記之元以原之然後變化萬殊贏朒無方莫不結係於此而稟正焉

又曰二歲三百六十五日之中隨斗所指而分二十四炁每氣該十五日二時五刻十五日者氣之正也二時五刻者氣之盈也積二十四氣筭之共盈五日三時矣月之行一日嘗不及天十三度有奇故二十七日半弱而與天會又二日有奇積二十九日半而始遂及於日是謂之朔三十日者朔之正也所不及者朔之虛也積十二會筭之…盈…之日除矣此閏之所繇置也

唐志曰蓋曆起於數數者自然之用也其用無窮而無所不通以之於律於易皆可以合也然其要在於候天地之氣以知四時寒暑而（即杜預順天以求合之說）仰察天日月星之行運以相參合而已然四時寒暑無形而運于下天日月星有象而見于上二者嘗動而不息一有一無出入升降或遲或疾不相為謀其久而不能無差忒者勢使然也故為曆者其始（謂革卦之義）未嘗不精密而其後多疏而不合亦理然也不合則屢變其法以求之自堯舜三代以來曆未嘗同也

五代史曰司天掌日月星辰之象周天一歲四時二十四氣七十二候行十日十二辰以為曆而謹察其變者以為占占者非常之兆也

以驗吉凶以求天意以覺人事其術藏于有司曆者有常之數也以推寒暑以先天道以勉人事其法信于天下術有時而用法不可一（治曆至論）日而差之毫釐則亂天下之序乖百事之時蓋有國之所重也後世其學一出于陰陽之家其事則重其學則末夫天人之際遠矣微（曆法之弊）矣而使一藝之士布算積分上求數千萬歲之前必得甲子朔旦夜半冬至而日月五星皆會于子謂之上元以爲曆始曆家之術雖世多不同而未始不本于此

宋志同曆者歲之積歲者月之積月者日之積日者分之積又推餘合閏以定四時非專學深思弗能考也夫天體之運星辰之動未

始有窮而度以一法是以久則差差則敝而不可用曆之所以數改
造也

考索曰曆之名始于黃帝曆之筭定于容成夫上稽天象下正人時詳言曆法原委莫喻斯篇非曆不可故有起之以律者矣累寔于黃鍾是已有積之以數者矣較分于絲毫是已又有驗之以象者矣作儀于渾天是已肰繇古迄今終不能保其曆之不變者曆法之不容不變也是故黃帝起于辛卯顓帝用乙卯夏用丙寅周用丁巳參用庚子此則曆元之可驗者也夏四百三十二年日差五度商六百二十八年日差八度周迄春秋月差八度戰國及秦日差二度此則歲差之可證者也斗分未易

考也古曆謂在建星或謂在牽牛中星或謂在斗十一度則言斗分者為不同日度未易稽也秦曆以孟春在營室五度三統以立春在危斗六度元嘉以正月中在室一度則言日度者不為一朕曆取更歷之義故世代更歷屢言不猒其紛諸家不言其異否則治曆明時之語聖人何以特取于革哉革之為言更也聖人序卦至四十九而特以革居焉是又發明大衍之數足以治曆也歟（一行倚 一作曆）

歲差攷曰天道之運盈縮之度常在杪忽之間而人以梗槩求之其（置閏自堯始）日彌積其失彌著而歲差之不講也堯典仲冬日在虛一度故昏昴中自是分斗漸退在女故天道之運未有四十年不差者也

五日為候三候為氣六氣為時四時為歲此無形之運於下而成歲者也日窮於次月窮於紀星回於天此有形之運於上而成歲者也一有一無出入升降或遲或疾不相為謀其久不能無差蓋天運常有餘歲運嘗不及其差甚微也

徐光啓曰歲差循環消長長不及百年而差一度短不及六十年而差一度消下極則反長長上極則反消循冬夏言日者之永短相禪故名歲差言歲歲差也

沈一貫曰周天之度周歲之日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此其大凡耳天行於日之外故其分常有餘有餘則漸差而西日行於天

先人道

之內故其分常不足不足故漸差而東治曆者必就陰陽消息之際

以為立法欲求陰陽消息之機不過植表測景以求氣至耳

者分至有定天星要遷合之以正時令

周禮曰。馮相氏掌十有二歲。言歲星所在每歲移一舍自攝提格至赤奮若歷十二舍為一紀十有二月。建寅至建丑十有二辰。謂日月所會自玄枵至娵訾為十二辰十日。十干也二十有八星之位。角亢之類辨其敘事以會天位。冬夏致日。冬至日在牽牛夏至日在東井春秋致月。春分月上弦于東井秋分月上弦于牽牛以辨四時之敘。

又曰。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日有薄蝕暈珥月有盈虧朓朒星有羸縮圜角角動無常而災祥禍福應之順則吉逆則凶也

又曰。大司空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土圭長尺有十寸景巹相過有可候之理日南則景短多暑。日景短于上圭則其地在日之南而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景短于

土圭則其地在日東則景夕多風景在表之東是其地於日近東日也、日中特其景如夕而多風
月之北而多寒
西則景朝多陰景在表之西是其地于日正西也、日中時其景如朝而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
謂之地中夏至日中之時量其景尺有五寸則與土圭合乃地中也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
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
又曰籥章中音仲春晝擊土鼓龡音吹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
民事之始終寔關天時之消長故必先之以逆暑迎寒
又曰柞氏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生于山南為陽、生于山北為陰、若欲其化也則春秋變其水火此恐木害于田、故而絕之蓋法也若欲用為耕地則
夏用大矣秋則水之冬用水矣春又曰薙氏春始生而萌之鋤而夏

至而夷之地而刈之也秋繩實曰繩而芟之冊之而不冬日至而耜

之○去其根使不溲生也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以火燒其本末而又加之以水使化為土此治草之法也

左傳曰先王之正時也○履端于始步曆之始以為術之端首○舉正於中○分三百六十六日為十二月舉中氣以正月○歸餘於終○有餘日則歸之于終積而成閏○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于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又曰閏以正時○四時漸差則置閏以正之○時以作事民知耕穫使而興事之事○以厚生事不失時則生養遂○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

班固曰春德在木木陽稱故王者於時布德施恩養幼省囹圄賜貧窮禮賢者以達陽氣之稱夏德在火火陽壯故王者於時贊俊傑遂

揆陽順陰之義其見于□□

時有是聖□出治

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以贊陽氣之盛䏏陽盛則陰伏矣故又斷薄利決小罪節嗜慾靜百官以順微陰也秋德在金金陰稱故王者於時選士厲兵任有功誅暴慢明好惡修法制養衰老申嚴百刑斬殺必當以順陰氣之稱冬德在水水陰盛故王者於時賞死士恤孤寡舉阿党以順陰氣之極䏏陰極則陽生矣故又易關市來商旅審門閭正貴戚近習以助微陽也白虎通

戴德曰襚其四佐而官之司徒典春以如民之不則時不若不令成長幼養疾孤寡以時通於四壇有關而不又有煩而不治則民不樂生業利衣食凡民之藏貯以及山川之神□加於民者散國功謀齋

戒必敬會時必節日歷巫祝執技以守官俟命而作祈王壽民命
及畜穀蜚征庶虞草方春三月緩施生育動作百物於是有事享於
皇祖皇考朝孤子八人以成春事司馬司夏以教士車甲凡士執技
論功形四衛強股肱質射御才武聰慧治衆長卒所以為儀綴於國
出可以為率誘於軍旅四方諸侯之游士國中賢與秀具閱馬方夏
三月養長秀蕃庶物於時有事享於皇祖皇考爵士之有慶者七人
以成夏事司寇司秋以聽獄訟治民之煩亂執權變民作於財賄六
畜五穀曰盜誘居室家有君子曰義子女專曰媒餝五兵及木石曰
賊以中情出小曰間大曰搆利詞以亂屬曰譑以財投長曰貸凡犯

古致錯
落異詞
脂雋凡
爲王李

天子之禁陳刑制辟以追國民之不率上教者方秋三月收斂以待於時有事嘗新於皇祖皇考食農夫九人以成秋事司空司冬以制度制地事準擬山林規表衍沃畜水行衆濯浸治地遠近以任民力以即民食霜露既降方冬三月草木落庶虞藏五穀必餘於倉於時有事蒸於皇祖皇考息國老六人以成冬事　大戴禮千乘篇

又曰正月啓蟄言始發蟄也雉震呴震也者鳴也呴也者鼓其翼也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雉為必聞之何以謂之雷則雉震呴相識以雷魚陟負冰陟升也負冰云者言解蟄也農緯厥耒緯束也束其耒云者用是見君之亦有耒也初歲祭耒始用暢也其用初云爾暢也

者○終歲之用祭也○言是月之始用之也○時有俊風○俊者大也大風南

風也何大於南風也○曰合冰必於南風解冰必於南風生必於南風

收必於南風故大之也○寒日滌凍塗○滌也者變也變而煖也凍塗者

凍下而澤上多也○田鼠出○田鼠者嗛鼠也○記時也○農率均田○率者循

也○均田者始除田也○言農夫急除田也○農及雪澤○言雪澤之無高下

也○初服於公田○古有公田焉者○古言先服公田而後服其田也○采芸

為廟采也○鞠則見○鞠者何也○星名也○鞠則見者歲再見爾○初昏參中

蓋記時也○斗柄縣在下○言斗柄者所以著參之中也○柳稊○稊也者

發孚也○梅杏杝桃則華○杝桃山桃也○二月○往耰黍禪○禪單也○初俊羔

凡係月
令之大
者用○
小着用
、每月
用D勿
帅、忽
過方見
作者之
𢾾

助厥母粥俊也者大也粥也者養也言大羔能食草木而不食其母
也羊羔非其子而後養之善養而記之也綏多士女綏安也冠子取
婦之時也丁亥萬用入學丁亥吉日也萬也者千戚舞也入學也者
大學也謂今時大舍采也祭鮪祭不必記記鮪何也鮪之至有時美
物也鮪者魚之先至者也而其至有時謹記其時榮黃菜色菜繁田
胡繁田胡者皆豆實也故記之榮芸時有見梯始收有見梯而後始
收是小正序也小正之序時皆若是也梯者所為豆實三月參則伏
伏者非忘之辭也是無時而不見我有不見之　改曰伏云攝桑々
辭而記之急桑也秀揚楊則花而後記之辭差　萷還之時其類

文法逐段變換或奇或密或斜或整如

鞞〻肰記變爾或曰鞞鞞也頒氷頒氷者分氷以授大夫也采識識草也妾子始蚕先妾而後子何也曰事有漸也言自卑事者始執養宮事執操也養長也祈麥實麥實者五穀之先見者故急祈而記之也拂桐芭言桐芭始生貌拂拂肰也四月昴則見初昏南門正南門者星也歲再見一正盖大正所取法也王萯音附莠取荼荼也者以為君薦蔣也莠幽越有大旱記時爾執陟攻駒執也者始執駒也執駒也者離之去母也執而升之君也攻駒也者教之服車數舍也五月參則見參也者牧星也故盡其辭也乃𤓰乃者急𤓰之辭也𤓰也者始食𤓰也初昏大火中大火者心也心中種黍菽糜時也煑梅為豆

實也蓄蘭為沐浴也須馬分夫婦之駒也將閒諸則或取離駒納之則法也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五月大火中六月斗柄正在上用此見斗柄之不在當心也煮梅煮以為豆實也七月莠雚葦未莠則不為雚葦莠肰後為雚葦故先言莠湟潦生苹湟下處也有淳肰後有潦有潦而後有苹草也初昏織女正東鄉時有零雨灌荼灌聚也荼雚葦之莠為蔣褚之也雚未秀為菼葦未秀為蘆斗柄縣在下則旦八月剝瓜蓄瓜之時也栗零零也者降也零而後取之故不言剝也辰則伏辰也謂星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鹿人從者從羣也鹿之养也離羣而善人從也者大者于外小者于内率之也參中則旦九月

内火内火也者大火大火也者心也遰遰音遰鴻雁遰往也主夫出火主
以時縱火也陟玄鳥蟄陟升也玄鳥者鷰也先言陟而後言升者何
也陟而後蟄也榮鞠鞠草也鞠榮而樹麥時之急也王始裘者何也
衣裘之時也辰繫于日十月豺祭獸善其祭而後食之也初昏南門
見南門者星名也及此再見矣織女正北鄉則與織女星名也十有
一月王狩狩者言王之時田冬獵爲狩陳肋革陳肋革者省甲兵也
嗇人不從不從者弗行於時月也萬物不通隕麋角隕墜也曰冬至
陽氣至始動諸向生皆蒙蒙符矣故麋角隕記時焉爾十有二月鳴
弋弋也者禽也先言鳴而後言弋者何也鳴而後知其弋也虞人入

梁虞人官也梁者主設網罟者也隕麋角蓋陽氣旦睹也故記之也

大戴禮夏小正篇

明時論曰陰陽之道二之則爲四時三之則爲十二月又二之則爲二十四氣又三之則爲七十二候天地之氣挠萬物者莫疾乎風正月東風解凍則天地收斂之氣散矣七月而涼風至則天地發舒之氣收矣動萬物者莫疾乎雷二月而雷始發聲者陽之中也八月而雷始收聲者陰之中也説萬物者莫説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也六月而土潤溽暑大雨時行者陰之濕陽之終也十一月而水泉動十二月而水澤腹堅者陽之動陰之終也陰陽之氣交而爲虹季春

虹始見者陽勝陰也孟冬虹藏不見者陰勝陽也陰陽之氣鳥獸草
木得之先鷹主殺而秋擊鼠主貪而夜出而郊辰之月能化鴽者
以郊辰者陽之正陰為陽所化也爵乳子而春集雉求雄而朝雊而
亥戌之月能為蛤蜃者以戌亥者陰之極陽為陰所化也蟄虫啓戶
者雷發聲之時與陽俱出也蟄虫環戶者雷收聲之時與陰俱入也
孟春而獺祭魚者此時魚遠陽氣而上游也季春而豺祭獸者此時
獸盛陰氣而見殺也春而鴻雁北玄鳥至者雁自南而来北燕自北
而来南各乘其陽氣之所宜也秋而鴻雁来玄鳥歸者雁自北而来
南燕自南而来北各乘其陰氣之所宜也二月而倉庚鳴四月而螻

通篇以陰陽為経提雷風等語為綱布鳥獸草木為緯至理名論堪与大戴並

蜩鳴者鳴以陽也及五月一陰始出鵙一鳴而反舌則無聲矣七月而寒蟬鳴者鳴以陰也及十一月一陽始生鶡鴠能鳴而感陽則不鳴矣四月而蚯蚓出者陰之屈者得陽而伸也十一月而蚯蚓結者陽雖生矣而陰尚屈也夏至得一陰而鹿角解者鹿陽獸也冬至得一陽而麋角觧者麋陰獸也草木正月而萌動者陰陽氣交而泰也九月而黃落者陰長陽消而為剥也梔吐華于春者應陽之盛也黃菊華于秋者應陰之盛也四月而麋草死者陰不勝于陽也十一月而荔挺出者陽初復于陰也麥陰之稱也故木王而生金王而熟禾陽之稱也故稼於二月而登于七月也至于腐草之為螢則植物之

皆日星為正時分之本

變為動物無情之變為有情豈非陽明之極而陰幽之物亦隨之以化哉

後漢志曰天之動也一晝一夜而運過周星從天而西日違天而東日之所行與運周在天成度在曆成日居以列宿終于四七受以甲乙終于六旬日月相推日舒月速當其同謂之合朔舒先速後近一遠三謂之弦相與為衡分天之中謂之望以速及舒光盡體伏謂之晦晦朔合離斗建移辰謂之日月之術則有冬有夏冬夏之間則有春有秋是故日行北陸謂之冬東陸謂之春南陸謂之夏西陸謂之秋日道發南去極彌遠其景彌長遠長乃極冬乃至焉日道歛北去

極彌近其景彌短近短乃極夏乃至焉二至之中道齊景正春秋分焉

劉勰曰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蓋陽氣萌而玄駒步陰律凝而丹鳥羞微蟲猶或入感四時之動物深矣若夫珪璋挺其惠心英華秀其清氣物色相召人誰獲安是以獻歲發春悅豫之情暢滔滔孟夏鬱陶之心凝天高氣清陰沈之志遠霰雪無垠矜肅之慮深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一葉且或迎意蟲声有足引心況清風與明月同夜白日與春林共朝哉 文心雕龍 物色

歐陽脩曰蓋夫秋之為狀也其色慘淡煙霏雲斂其容清明天高日

此言秋令之肅殺

此言秋冬氣候

晶其氣慄冽砭人肌骨其意蕭條山川寂寥故其為聲也淒淒切切呼號憤發豐草綠縟而爭茂佳木葱蘢而可悅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其所以摧敗零落者乃其一氣之餘烈夫秋刑官也於時為陰又兵象也於行為金是謂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為心天之於物春生秋實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夷則為七月之律商傷也物既老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　宋文

張耒曰夫物不受變則材不成人不涉難則智不明季秋之月天地始肅寒氣欲至方是時天地之間凡植物出於春夏雨露之餘華澤充溢支節茂美及繁霜夜零旦起而視之如戰敗之軍卷旗棄鼓衆

之成物

瘠而馳吏士無人色豈特如是而已於是天地閉塞而成冬則摧敗拉毀之者過半其為變亦酷矣然自是弱者堅虛者實津者燥皆斂藏其精華於腹心而各效其成深山之木上撓青雲下庇千人者莫不病焉然匠石操斧以游於林一舉而盡之以充棟梁桷棧輪輿輹輻巨細強弱無一不勝其任者此之謂損之而益敗之而成虐之而樂者是也　宋文

提綱挈領

吳澂曰歲星所在寅曰攝提格卯曰單閼辰曰執徐巳曰大荒落午曰敦牂(音戕)未曰協洽申曰涒灘酉曰作噩戌曰掩茂亥曰大淵獻子曰困敦丑曰赤奮若歲星左行於地凡歷十二舍而為一紀則為十

時以正事〻以生

二歲之位斗柄所建自正月建寅至十二月建丑凡歷十二月
一歲則有十二月之位日月所會子曰玄枵亥曰娵訾戌曰降婁酉
曰大梁申曰實沈未曰鶉首午曰鶉火巳曰鶉尾辰曰壽星卯曰太
火寅曰析木丑曰星紀爲十二辰之位自甲乙丙丁戊巳庚辛壬癸
爲十日之位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西方奎
婁胃昴畢觜參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爲二十八宿之位蓋天象有
定位則人事有定序辨其叙事而會之者如仲春之月平秩東作厥
民析則知月之建卯日月會于降婁而爲奎婁之次仲夏之月平秩
南訛厥民因則知其月之建午日月會於鶉首而爲井鬼之次仲秋

全以分至為明時之要

之月平秩西成厥民夷則知其月之建酉日月會于壽星而為角亢之次仲冬之月平在朔易厥民隩則知其月之建子日月會于星紀而為斗牛之次以至十有二歲十有二月所會天位皆倣乎此冬夏致日春秋致月者蓋冬至日在牽牛景長丈有三尺夏至日在東井景長尺有五寸此長短之極盡則氣至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所以致日春分日在婁月上弦于東井下弦于牽牛秋分日在角月上弦于牽牛下弦于東井此長短之中所以致月然致日必於冬夏致月必於春秋何也天度一月易一位一時易一方推之日月所經正在分至是為天度之中分至之氣正則四時之序亦正矣

又曰歳自冬至至来歳冬至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日行天一周也以分至啓閉定歳之四時是為一歳之紀月自合朔至来月合朔凡二十九日六辰有奇月與日一會也以晦朔弦望定月之大小是為一月之紀日自日出至来日日出歷十二辰日繞地一匝也以晨昏出沒定晝夜長短是為一日之紀星謂二十八宿衆經星辰謂天之壤同日月所會分經星之度為十二次觀象測候以驗天之體也是謂星宿之紀

朱子曰歳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歳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日為氣盈月與日

天人相合而成

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為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也

唐仲友曰洪範曰協用五紀所以欽天道而治人事者也人不天不成歲月月時星辰天之所為而人所不能違也天不人不因曆數人之所推而天所不能違也天與人合而五紀可得而用矣故曰協用五紀一寒一暑以為歲春夏秋冬之四時統乎歲者也一盈一虧以為月二十四氣七十二候統乎月者也一晝一夜以為日朝夕晝夜之四時統乎日者也一經一緯以為星辰寒暑之所繫推遷日月之

與今曆法相参之理

所繇交會也合是四者而推步其數以為曆則聖人之所以治人事也蓋聖人之協用五紀有三義焉步其數以授時觀其文以察變法其序以分職三者備則協用五紀之道盡矣堯典所謂象授時之事也周官之馮相實掌之舜典之璣衡察變之事也周官之保章實掌之洪範之庶徵分職之事也周官之司會實掌之故曰聖人作則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以月星為紀五紀之謂也

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以日星為紀其餘之謂也作則以
次洪範之無徵分職之事也周官六司會實掌之故曰聖人作則以
也周官之馮相實掌之穿與之璣衡察變之事也周官大保章實掌
其序以分職三者循則協用五紀之道盡矣先與者象揆時之事
也蓋聖人所協用五紀有三義焉步其數以授時觀其象以察變法
所繇分會也合是四者以推步其數以為曆則聖人之所以治人事

章服 計十七則

○世本曰黃帝作冕其制以木為幹以布衣之上玄下朱取天地之色也○通典曰軒轅氏立袞冕衣裳之制興命胡曹作冕衣垂旒者示不邪視也黈纊示不聽讒也戴冕繅十有二旒則天數也冕旒稱繁露者綴而下垂如露之多也衣者依也人所衣以庇寒暑也

周禮曰冬官弁師掌王之五冕（袞冕鷩冕毳冕絺冕玄冕也）皆玄冕朱裏延紐（版之上覆者紐小鼻）五采繅十有二就（以五色絲貫玉于延之前後）皆五采玉十有二（以玉相閒貫而垂之每就十二旒）玉笄○朱紘○諸侯之繅旒九就瑉（民石似玉）玉三采○朱白蒼其餘如王之事○繅旒皆就○玉瑱（所以塞耳）玉笄○王之皮弁（視朝服）會五采（縫中結五采玉為飾）玉

吉服不同而同於凶兵田弁朝之衣不同而同於用弁所以尊冠飾也

璂音其即五采玉十二象邸○以象骨飾采內頂止之邸王笄○王之弁経○弔服弁而加環経○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韎皮為之皮弁白鹿皮為之弁経各以其等為之而掌其禁令不得僭踰

○天曰、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黑羔裘也○祀五帝亦如之○大裘無章元冠無冕祀帝用之尚乎質也享先王則衮冕自龍而下衣五章裳五章享先公饗射則鷩冕自華虫而下衣三章裳五章鷩音鷩雉之一種也祀四望山川則毳冕自宗彝而下衣三章裳四章祭社稷五祀則絺冕但刺粉米以下無画○祭郡小祀則玄冕衣無文、裳則黻而已、凡兵事韋弁服眡示朝則皮弁服凡甸冠弁服田獵則冠委貌服則緇衣素裳、凡凶事服弁服弁喪冠也凡弔事弁経服弁経如爵弁而加環

也

周禮註曰嘗觀舜典作服十有二章日以象陽德發生萬物月以象陰德養成萬物星辰以象其經緯龍以象其變化山以象其靜重華蟲以象其文采六者繪之於衣宗彝虎蜼罬取其孝也藻水草取其潔也火以象其光明粉米以象其粒民黼以象其斷制黻兩几相背以象其辨別六者繡之於裳此所以彰人君之德而能備此十二物也亦所以法上天之教而必備此十二章也

通考曰禮稱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商人冔冔而祭則皇收而下皆冕也孔子稱禹致美乎黻冕書稱伊尹以冕服奉嗣王詩稱

商之孫子甞服黼冔則夏商服韋蓋與古同矣。

冠服攷曰禮有玄端而冕若玉藻天子龍衮以祭玄端朝日玄端而居諸侯玄端以祭是已有玄端而冠若朝玄端夕深衣是已有玄端而韋甫如此章端章甫是已有玄端而委貌若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是已端取其正謂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廣袤等也肰則玄端之服古者君臣皆得服之章甫緇布冠也夏曰毋牟追堆商曰章甫周曰委貌其制相比皆以漆布為之蓋三代甞服行道之冠也

輔慶源論

冕制辨曰或問周冕而不為後何也曰加之首則體嚴而用約詳其〇片〇言〇居〇要

制則等辨而分明此周冕所以雖文而不爲過也後世若魏明之珊瑚六朝之用翡翠宋人之繡龍錦七星紫雲白鶴是又非禮之禮也非禮之禮且不可以見師長況用以祀天地祖宗哉

漢服志曰上古穴居而野處衣毛而冒皮後世聖人觀翬翟之文榮華之色乃染帛以效之成以爲服見鳥獸有冠角頔然胡之制遂作冠冕纓緌凡十二章至周九章秦滅去禮學郊祀之服皆以袀玄

班固曰紱同韍者何謂也紱者蔽也行以蔽前紱蔽者小有事用以别尊卑彰有德也天子朱紱諸侯赤紱大夫葱青色衡佩玉之衡紱以韋熟皮爲之者上古衣皮反古不忘本也上廣一尺下廣二尺天一地二也長三尺法天地人

也。白虎通

禮書曰韠（音畢）長三尺所以象三才也頸五寸所以象五行也下廣二尺象地也上廣一尺象天也會去上五寸（猶書云作繪也）紕避以爵韋六寸（裨其上與）不至下五寸（旁也）純以素（緣共下也）紃巡以五綵天子之韠（蕪藤）直其會龍火與山諸侯前後方其會火以下大夫前方挫角其會山而已。又曰韍之色青黑天下之理歸於所斷成於所辨故服韋以韍終焉觀易陰陽之相代歸於復小而辯於物卦象之相推終於未濟之辨物居方弃命九官終于黜陟分比周官六計終于廉辨皆六服終韍之意也

楊烱曰夫易服色者謂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至於山龍

華蟲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其從來者尚矣夫日月星辰光明照下土也山者布散雲物象聖王澤霑下人也龍者變化無方象聖王應時而教也華蟲者雉也雉身被五采象聖王體兼文明也宗彝者虎蜼也以剛猛制物象聖王神武定亂也藻者逐水上下象聖王隨代而應也火者陶冶烹飪象聖王至德日新也粉米者人恃以生象聖王為物之賴也黼為斷割象聖王臨事能決也黻者兩己相背象君臣可否相濟也逮周氏乃以日月星辰為旌旗之飾又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於是乎制袞冕以祀先王九章者法陽數也以龍為首章袞者卷也龍德神異應變潛見表聖王深識遠知卷舒神化也又制鷩

冕以祭先公也。鷩雉也。有耿介之志。表公賢才。能守耿介之節也。又制毳冕以祭四望也。四望者岳瀆之神也。虎蜼山林所生。明其象也。又制絺冕以祭社稷之神也。粉米縣之成。象其功也。又制玄冕以祭羣小祀也。百神異彩。難可遍擬。但取黻之相背異名也。黼黻之服 已上論衮冕

周禮曰。司裘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黑○羔裘 中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即○黼裘 以羽物賜羣吏。廣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舊制以羔裘為朝服。羔

天地生物之心

性羣而不黨。又皆跪乳。象體其德。宜施于朝。故古者以為朝服。唐風云羔裘豹袪。君純羔。大夫以豹飾也。夫鄭風唐風以羔裘刺在位之臣。而檜風則大夫賦羔衣以憂其君。是羔裘乃君臣視朝之通服也。

○倫孜曰緇衣三入為纁五入為緅七入為緇則是成纁之後又再染以黑也天子與其臣服皮弁不得服緇衣此乃卿大夫退入私朝服以聽其所朝之政者即士冠禮立冠朝服緇帶素韠是也用以裼羔裘也宜矣○邢昺曰按聘禮䟽云諸侯與其臣視朔及行聘禮皆設麛裘但君之麛裘以麛為褎袖臣則不敢純如君用青豻褎其裼衣君臣亦有異若在國視朔君臣同素衣為裼若聘禮君臣同用麛裘但主君用素衣為裼使臣則用絞衣為裼絞蒼黃之色則非可以狲麛色矣孔子素衣麛裘盖用以朝朔而非行聘也○又曰黃衣狐裘此大蜡息民之祭服入君以歲事成熟搜索群神而報祭之謂大

蜡○大蜡則皮弁素服○又臘祭先祖五祀○因令民得大飲○農事休息謂之息民○於大蜡之後○作息民之祭○其時則黃衣黃冠○故有黃衣狐裘也○

○麃之為物○善接其類○魔尤出于天性○故聘禮取馬○狐好豰貉善睡○皆藏獸也○故蜡祭用之○

論裘制

釋名曰帷圍也○朝祭之服○上衣必有殺縫○在下之裳○其用正幅如帷○名曰帷裳○則無殺縫○其餘服制如深衣之類○必有殺縫○故喪服之制○裳內削幅○蓋朝祭法服○取其方正○故裳用正幅○上下齊闊○殺者斜裁其幅而倒合之○使上狹下闊○以就腰○而有縫也○○合辟曰裳下飾○以羅為表○絹為裏○其色天子諸侯朱○大夫素○士玄黃○裳之雜色也○巳七

幅殊其前後前三幅後四幅綉四華藻粉米黼黻於其上也論裳制

禮書曰明衣之袂屬幅而不削明衣之裳前三後四而不襞積長於觳足跗也縓綼畢緆錫一染曰縓飾裳在幅曰綼在下曰緆緇純飾衣領袂曰純衣以緇裳以縓象天地也

晁補之曰其製而服也或袍或鞶或紳或綸或緣或表或縫或襴或紫或纁或紺或般戾以奉祠褻以養安薄以却暑厚以禦寒以錫三覃以齊四國以供耳目之玩以備土木之飾曾不若窮邊絕漠不紡不絡衣狐而袖貉宋文

宋劉榮州曰居上不驕取民有制念彼褐夫之褐成於紅女之紅贊匪種華緯以紺緅之飾文非貝錦比諸黃潤之筒是維蜀產之微俾

致齋宮之獻。宋文

朱異曰、日月星辰。惟天子得服之、以象天。龍亦有君象。肱雨及有限。故諸侯得服焉。今制惟天子得服龍衮。后飾以鳳。王后與外內命婦之服曰褘衣。畫五色翬雉也。曰褕狄。畫青色揺雉也。曰闕刻。繪為赤雉之形而不畫。此三者王后從王之祭服也。鞠衣色黃。告桑事也。展衣即禮衣。色白。見王及賓客之服也。祿衣色黑。御於王之服也。此三者。后與命婦同。王后首服。有副以從祭。有編以告桑。有次以燕居。此三者服三翟之服則服之。有追以玉為之。有衡謂維持冠首。有笄謂卷髮者。后與命婦同。

帶佩附　計六則

合辟曰、紳大帶。所以搢笏。垂三尺。天子素帶朱裏以繒綵飾其側。諸侯不朱裏。大夫飾其紐及末。士但飾其末而已。處士錦帶並紐約用組。組之廣三寸。長齊于帶。麻者不紳。此古之制也。白虎通曰、所以必有紳帶。示敬謹自約整。績繒為結於前。下垂三分身半。紳居一焉。以有鞶帶者。示有事也。

禮曰、天子素帶熟縮朱裏終辟。緣也竟此盡緣之也帶。諸侯素帶終辟。不朱裏。大夫素帶辟垂。緣其兩耳及垂之紳、腰後不緣、下上練也。繒帶率律下辟。腰及兩耳皆不緣、惟緣其紳、故云下辟。居士錦帶、道藝之士以錦為之、示文也。弟子縞帶。用生絹為帶、示質也。并紐約用組三寸長

齊于帶合帶之交結也、天子下至弟子組約之物、並用組為之、組與紳齊、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欲便趨蹡、故去五寸、子游曰、三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韠結三齊。韠蔽膝也、結即組、三者皆長三尺、大夫帶四寸。雜帶。雜色為之、君朱綠上未下綠、大夫玄黑華黃。外玄內黃、士緇。辟三寸。再繚四寸。士帶之辟內外皆緇、廣二寸、再繞腰一匝、凡帶有率無箴功。當率縫處、針線細密、不見用針之功、肆肄同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肆、餘也、謂約束之餘組、及紳之垂者、遇有勤勞之事則收斂于手、擁抱于懷、

禮書曰天子至士。帶皆合帛為之。或以素。或以練。或終辟或辟垂。或辟下。其飾或朱綠。或玄華。蓋素得於自然。練成於人功。終辟則所積者備。辟垂辟下則所積者少。朱者正陽之色。綠者少陽之雜。玄與緇

陰之體華者文之成天子體陽而兼乎下故朱裏而裨以朱綠諸侯雖體陽而不兼乎上故飾以朱綠而不朱裏大夫體陰而有文故飾以玄華士則體陰而已故飾以緇肰於大夫言帶廣四寸則其上可知而士不必四寸也於士言紳三尺則其上可知而有司止于二尺五寸也凡帶有率無箴功則帶率而已無刺綉之功也（已上論帶）

（世子在君所）

禮曰君在不佩玉左結佩（結佩綬不使玉有声示不敢表如玉之德）右設佩（觽燧之屬設之于右示有服後以奉上也）居則設佩朝則結佩齊則綪結佩而爵韠（綪屈也謂結其綬而又屈上之爵色之韋為韠也）凡帶必有佩玉惟喪否佩玉有衝牙（前後觸璜而為聲衝牙者其玉如牙也）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綬所以貫佩之珠玉）

而相承受者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山玄以象君德之靜也大夫
玄組為之
佩水蒼玉而純組綬水蒼以象臣職之動也世子佩瑜玉（美玉）而綦（雜文）組綬
（布次玉）（赤色）（色牙之環）
士佩瓀玟而縕組綬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禮書曰古者
有德佩有事佩德佩則左右皆玉事佩則左紛帨右玦捍之類左佩
皆五右佩皆六以左陽而奇右陰而耦故也左佩者小右佩者大以
左手足不如右強故也先設事佩後加德佩以事成而下德成而上
故也
陳祥道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其中心）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右（四時之始）
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閟（尽也）其事也衣之尨（雜色）

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珠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閟之尨凉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　左傳

班固曰所以必有佩者表意所能故修道無窮即佩佩環能本道德即佩琨能決嫌疑即佩玦是以見其所佩即知其能

董仲舒曰天地之生萬物也以養人故其可適者以養身體其可威者以為容服禮之所為興也劒之在左青龍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鉤之在前赤鳥之象也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飾也夫通古今別然不然乃能服此也蓋玄武者貌之最嚴有威者也其像在右其服反居首武之至而不用矣夫執介冑而能扞敵者

固非聖人之所貴也。君子顯之於服，而勇武者消其志於貌也矣。故文德爲貴，而威武爲下，此天下所以永全也。故武王克殷，裨冕而搢笏，虎賁之士脫劍。安在勇猛必任武毅，然後威？是以君子所服爲上矣。

已上論佩

文質 計十八則

孔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

○三○代治道民風數語○括畫

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惷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而事神先鬼而後礼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

文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

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謬哉

董子曰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有相反將以救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于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

傷於貴質處不失素王不旨真持世之論

而所尚同也繇是觀之總治世者其道同總亂世者其道變也

荀子曰夫物生斯有質質也者物之本體也其在於人則誠慤篤實之心是也質具而後有文文也者質之飾也其在於人則凡文物華采之屬皆是也故聖人賤文而貴質去彼而取此所謂貴質者取其誠意之不變耳所謂賤文者慮其末流之多偽耳天下之善未有外誠而立天下之惡鮮不繇偽而生故醇厚之俗不可少替於國忠信之心不可暫舍於人澆滛未而反民於樸者明王之治也務觀美而滇人於偽者衰世之政也

王充曰德彌盛者文彌縟德彌彰者文彌明大人德擴其文炳小人（情深而文明）

説惟文質之彬彬故若子齊冑

德熾其文班官尊而文繁德高而文積非惟於人物亦咸然龍鱗有文於蛇為神鳳羽五色於鳥為君虎猛毛蚡蜦龜知背負文四者體不質於物為聖賢且夫山無林則為土山地無毛則為瀉土人無文則為樸人土山無麋鹿瀉土無五穀人無文德不為聖賢 論文質

即端木之上言

徐幹曰木無枝葉則不能豈其根幹故謂之瘣人無藝則不能成其德故謂之野若欲為夫君子必兼之乎先王欲人之為君子也故立保氏掌教六藝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義有人林其猶人之於藝乎既修其質且加其文文質著然後體全體全然後可登乎清廟而可羞乎王公 中論藝紀

班固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帝王始起先質後文者順天下之道本末之義先後之序也事莫不先有質性乃後有文章 白虎通

葛洪曰夫上天之所以垂象唐虞之所以為稱大人虎炳君子豹蔚昌旦寔聖謚於一字仲尼從周之郁莫非文也八卦生鸞準之所被六甲出靈龜之所負文之所在雖賤猶貴犬羊之鞟未得比焉 抱朴子

文不可廢

劉勰曰文之為德也大矣與天地竝生者何哉夫玄黃色雜方圓體分日月疊壁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此蓋道之文也傍及萬品動植皆文龍鳳以藻繪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雲霞雕色有踰畫工之妙草木賁華無待錦匠之奇夫豈外飾蓋自然耳至

於林籟結響調如竽瑟泉石激韻和若球鍠故形立則章成矣聲發則文生矣夫以無識之物鬱然有彩有心之器其無文歟

又曰夫水性虛而淪漪結木體實而華萼振文附質也虎豹無文則鞹同犬馬犀兕有皮而色資丹漆質待文也若乃綜述性靈敷寫器象鏤心鳥跡之中織辭魚網之上其為彪炳縟采名矣五色雜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發而為辭章神理之數也 文心雕龍

魏應瑒曰蓋皇穹肇載陰陽初分日月運其光列宿曜其文百穀麗於土芳華茂於春是以聖人合德文地稟氣淳靈仰觀象於玄表俯察式於群形窮神知化萬物是經故否泰易移道無依一二政代序

有文有質若乃陶唐建國成周革命九官咸乂濟濟休令火龍黻黼
曄曄於廊廟袞冕旂旒焜爽乎朝廷冠德百王莫叅其政是以仲尼
歎煥乎之文從郁郁之盛也夫質者端一玄靜儉嗇潛化利用承清
泰御平業循軌量守成沿至乎應天順民撥亂叓世摛藻奮權赫奕
丕烈紀禪協律禮儀煥列覽墳立於皇代建不刊之洪制顯宣尼之
典教援微言之所弊若乃和氏之明璧輕縠之袿裳必將遊玩於左
右振飾於宮房豈爭牢偽之勢金布之劉乎且少言辭者孟僖所以
荅郊勞也寡智見者慶氏所以困相鼠也今子棄五典之文闇禮智
之大信管壁之小尋老氏之蔽所謂循軌嘗迹未能釋連環之結也

魏文

范仲淹曰國之文章應於風化風化厚薄見乎文章是故觀虞夏之
閑係不小
書足以明帝王之道故聖人之理天下也文弊則救之以質質弊則
救之以文質弊而不救則晦而不彰文弊而不救則華而將落前代
之季不能自救以至於大亂乃有來者起而救之故文章之薄則為
君子之憂風化其壞則為來者之資惟聖帝明王文質相救在乎已
卓有主持
不在乎人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亦此之謂也 文正公集
凡事宜留餘地
張耒曰蓋天下之弊好強治者必召天下之大亂務窮利者必貽天
下之災害夫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天下之人苟未厭其為禮樂

也則吾之禮樂雖足以備天下之聲容藏而勿陳可也橧巢營窟之居衣薪不封之葬天下之人苟不失爲生死之所安則吾之制度雖足以建九筵之堂五稱之衣棄而勿用可也不亂則已不必邀其敬不欺則已不必盡其忠是謂不求備於民矣可久之道起於不求備而棄於人不厭 宋文

蘇老泉曰忠之變而入於質質之變而入於文其勢便也及夫文之變而又欲反之於忠也是猶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文而惡質與忠也猶水之不肯避下而就高也彼其始未嘗文焉故忠質而不辭今吾日食之以太牢而欲使之復茹其菽哉

李華曰記曰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謂易知易從之
禮非醻酢裼襲之煩也儉謂易知易從之儉非茅茨土簋之陋也蓋
達其誠信安其君親而已質則儉儉則固固則愚其行也豈肥天下
愚極則無恩文則奢奢則不孫不孫則詐其行也凋瘵天下詐極則
賊亂故曰不待其極而變之（妙在豫防） 質文論

類典曰先儒言夏尚忠殷尚質周尚文記曰大圭不琢大音希聲是
周亦尚質也書曰黼黻絺繡以彰施於五色作服是虞亦尚文況周
殷乎

又曰大抵代創之初天造草昧其政化風俗皆淳朴有太古之風故

天下朴也。既朴矣。培之數十年。而公私物力。必充羨有餘。故天下盛也。既盛矣。聲名文物。必侈汰而不可制。故天下文也。既文矣。根本命脈。必有所撓焉而不固。故天下敝也。噫乎。此豈一朝夕之故哉。已雕已琢。還反其朴。物之相反。復歸於本。物極則反。豈獨人爲。蓋亦天之道也。

達其誠信安其君親而已質則儉儉則固固則愚其弊也豈肥天下愚極則無恩文則奢奢則不遜不遜則詐其弊也凋瘵天下詐極則殆在豫防道也故曰不待其極而變之

質文論

已緩圖及其杜漸之謂反使華於本弊極則反豈獨人爲哉亦天之服於有所救而不固故天下敝也遽安平豈一朝夕之故哉已雖也儉斂衆響於文沿沿俗沐而不可制故天下文之既文矣非有命天下樸也既樸矣諧之數十年而後勝物力於是衰有餘於天下敝

